

四之集選著名

月光下

編主村霞徐

者筆

劉
白
羽

羅舒
峯羣

行發店書國建海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7190B

編合生祥楊·永斯葛·村霞徐

集 選 著 名

(四)

下 光 月

(者 筆 執)

| | | | | |
|---|---|---|---|---|
| 羅 | 舒 | 李 | 劉 | 郭 |
| | | 輝 | 白 | 沫 |
| 烽 | 羣 | 英 | 羽 | 若 |

版 出 店 書 國 建 海 上



~~1000667~~

名著選集 (四) 月光下

目次

| | |
|--------------|----|
| 月光下 (郭沫若) | 一 |
| 歌聲響澈山谷 (劉白羽) | 一五 |
| 石老么 (李輝英) | 四七 |
| 海的彼岸 (舒羣) | 八〇 |
| 遇崇漢 (羅烽) | 九二 |

月光下

郭沫若

一

孩子已經埋在土裏了。

幫忙埋葬的兩位百姓，荷着鋤頭已經回去了好一會，天空一片暗黑，只有東邊的地平綫上有增漲着的光潮，預告着月亮在準備出上。

絲毫風息也沒有，也沒有什麼聲音。四圍的林木和稻梁在整天的炎熱之下剛好渡過了來，依然還不敢喘氣。炎熱的餘威明明潛伏在近處，說不定那月光的前驅怕還是太陽的殘暉啦。

只有逸鷗的耳裏時時聽着淒涼的孩子的呻吟，那呻吟好像從遠遠的衛生所裏面傳來，也好像是從近近的小土堆裏面吐出。——這小土堆，這把孩子的尸骸掩藏着的小土堆，恨不得一抱抱回去，就和孩子裹在毛氈裏那樣的呀！

——真是奇怪，自己總以為會比孩子們早死的，怎麼這個被結核菌已經燒枯了的身子偏支持了一年多，活鮮鮮的嫩苗僅僅五天工夫就死掉了呢？

逸鷗坐在那小土堆前面的草地上，頭垂覆在兩隻撐在膝蓋上的手裏。大小不相應地成了小土堆前的一個石獅。

二

月亮從雲頭迸出來了，差不多快要整圓的一個月亮。但有一朵稠黑的雲頭從相對的一邊天壁湧起，微微的在閃着電。

蟲子的聲音胆怯地在草叢裏開始晚奏了。

幾條粗細不等的光綫，篩進了竹林來，投射在這人形的石獅頭上。

假使沒有另外的幾條更粗大的，眼卻不能見的線，同時來牽引着這石獅，他怕始終是不會動的吧。但那戴着英國式的米色盔帽的頭，終於是拾起來了，正受着透射進來的月光。盔

陷着的兩眼有點發紅。兩面的顴骨突露着很明顯的輪廓。臉，呈着暗灰色。菲薄的嘴唇在癱瘓。

右手探尋着旁邊的一條竹根杖，逸鷗終於站立起來了。中人以下的小巧身裁，穿著一套米色西裝和那米色的盔帽一樣，記載着五年來的抗戰的歷史。它們是在五年前和它們的主人一道流亡到陪都郊外的鄉下來的。

逸鷗背著月光，向着新起的小土堆靜立着，

——你這小坎堆，我真想把你抱着，一抱抱回去呀，就給在毛氈裹着我的儀兒一樣。他心裏又起了這個執扭的想念，以下便發出了聲來。

——也好，儀兒！你安靜地睡吧。我想你睡在這兒，比睡在你肺結核的爸爸旁邊，比睡在你勞瘁得和紙紮人一樣的媽媽旁邊，總要舒服些吧。沒有蚊子再來咬你了。……也不會再有什麼病痛和饑寒來苦你了。……你安靜靜地睡吧。……

——儀兒，你爸爸反正不能長久保護你們的，不僅不能保護你們，反而害你們。你媽媽

也的確是太勞瘁了。抗戰以來一年一個地生育了你們姐弟三人，由南京武漢而重慶，不斷的在烽火中流離。衣食住都賴她一個人料理，現在還要照料着我這個癆病的爸爸。餓兒，你是疼惜你媽媽的。你現在安安靜靜的睡，也用不着再要你媽媽替你打扇了。……

似乎有想流眼淚的意思，但只如那人人都在望雨的天空，卻僅空空地閃了幾下電。

像濃煙一樣湧起的稠雲，也像濃烟一樣，消散了。

月光在唱着勝利的歌。

三

瘦削的人拖着一條很瘦長的黑影在稻田埂上移動，黑影似乎很重，就好像一匹瘦削的馬上拖一尊平射砲上坡。

竹根杖很義俠地在回答着青蛙們的鼓勵：對的，對的，對的。我一定要幫助到底。

從稻田拖到了一條小河邊上在被水沖壞了的岸邊上拖，好容易拖過了一條長長的石橋，

又經過了一段稻田，折進一座坐西向東的農家院子裏去了。

黑影掉了頭，拖的人好像是嫌其太重，又在向前推，推到了院落右手的一間廳堂前面，月光沒有照到的地方，黑影也卸下來了。

四

這兒便是逸鷗的家。

他喘息了一會，左手把頭上的盔帽揭了下來，順便用袖筒拭去了額上的汗。

廳堂裏沒有點燈，待他一跨進門限，卻又有微弱的呻吟竄進了他的耳裏。

這呻吟不是從衛生所那樣遠的地方來的，也不是由那衛生所旁邊的竹林裏來的，而是來自廳堂右手的房裏。

他匆匆地走進房去，房裏是更加黑暗，在他眼前差不多什麼都沒有看見。進門不遠處橫着一把竹造的睡椅，雖然離着手等他去磕，却沒於被他磕着。

呻吟是從那後首的一間大床上發出的。他從逼窄的隙道走向床邊，在黑暗裏習慣了的眼，睛看出了眼前的景物來。他看見他的夫人坐在一個小竹椅上，伏在床沿一面在替他睡熟了的大女兒抓背。床的這一頭，大字形地睡着病了的第三個孩子。他把竹根杖倚在床柱邊，連忙去撫摩孩子的額部，燒還是沒有退。孩子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坎肩，露骨的兩腿和腹部都袒露着，他順手把旁邊的一個布片拖來掩在他的腹上。

——他要給你揭開的，他不蓋。母親帶着哭泣的聲音說。

果然孩子的左手一伸下來便把布片揭掉了。

逸鷗無可如何地佇立了一會。

——你怕還沒有吃飯吧？他問他的夫人。

——什麼也吞不下啦，哽咽着繼續說：剛才珍兒鬧着要去看他阿儀弟弟，我拿了一個饅餅說着他，把她說睡着了。

他的夫人在衛生所看護儀兒，看看孩子死了。在下半天又才把逸鷗換去辦理了掩埋的事。

逸鷗也是連中飯都沒有吃的。但他並沒有感覺着有這樣的需要。

有蚊烟香熏人的氣息。

——你上床去睡吧。這蚊烟香薰着，俊兒也會難過。逸鷗這樣說着。把帳鉤上掛着的火柴匣取來，擦燃了一枝火柴。接着把床頭的一個書案上的菜油燈點燃了。

逸鷗夫人默默地移上了床去，用葵扇扇了一下蚊子，把蚊帳放了。羅紋的方形蚊帳，和主人的臉色一樣呈着灰暗的顏色。

逸鷗把自己的竹根杖和盔帽掛在了床前靠壁的衣架上，把米色上衣也脫了下來掛好，順手又把床下燃着蚊煙香滅了。

書案上有七零八落的書籍和文件，也有小兒吃的藥瓶和豆漿瓶，一束信件和報紙吸引着了他的視線。這是每天上午他所服務着的一個機關裏要給他送來的，

平常他唯一的渴望是要看傍晚才能看到陪都的報，他最關心的是歐洲方面的戰爭的消

息，其次是他喜歡的文藝。他把繩子解開了，但把報推在一邊，卻先取起了兩封信。

一封很厚實，他連忙地打了開來，裏面卻抽出了一束鈔票，外邊裹着幾張信箋，粗大的字跡。

逸鷗：今天城裏送了一千塊錢來，是文藝獎助金保管委員會送給你做醫藥費的，望你收下，把收條寫好寄去。

此事望你不要固執，朋友們都很關心你，保委員會也完全出於誠意。這對於你家的清高是絲毫不會損壞的。望你千萬不要固執。

祝你闔家都好，小朋友們的病好了嗎？

修 烽

七月廿七日。

這事情他早就知道的。爲他請求獎金的事情本醞釀了很久，但因爲顧着他的潔癖，友人們頗爲躊躇。最近因爲兩個孩子病了，朋友們也就打破了一切的顧慮。替他把這一件事體辦妥了。

修烽說的話，在逸鷗感覺作有不得不依從的義務。他是逸鷗的畏友，也是所服務着的機關裏面的主管。逸鷗雖然臥病了一年多，但機關裏面並沒有要他離職，他的業務是由朋友們替他分担了的。因此他特別愛他的機關，也特別對於修烽懷着敬慕。但他還是在躊躇，他把信和鈔票推在一處，又把第二封信取起來看。

這是一座大學的圖書館催繳書籍的信，兩年前了，他曾經向那圖書館借了六本書。不幸在城裏的機關被炸，那些書連同自己的書物一道燒毀了。

這信引起了他的極深重的責任感。信上說：「該項書籍目前在坊間無法購置，急望繳還以便參考。」——這怎麼辦？無法購置的書，怎麼繳還法呢？他把眼光移到那鈔票上去了。又是一陣孩子的呻吟聲，他把頭掉過床那過去，突然看見映上蚊帳上的他那瘦削的黑影。連他自己都不免吃了一驚。

一種危險的思想像閃電一樣在眼前閃了一下。

他看着床欄上套着一根麻繩，捆行李用的，不十分粗。他起身去撫摩了一下，隨着走到

床前把蚊帳揭開來，看見他的夫人坐在床的正中，撫摩着孩子的肚腹，依然在流眼淚。

他又把蚊帳放下，退轉來了。

倒在睡椅上躺着，開始在考慮一千塊錢的用途。

五

一千塊錢！可來得真好，接受了吧。

六本書本來是並不怎麼名貴的文學書，在以前的價格頂多不過十塊錢吧，但在目前怕要管兩三百塊錢。是的，這應該償還的。就賠償三百塊錢吧。

書實在值得寶貴。自己就因為不善利用書，誤過一批小朋友。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我兩年在兒童劇社講過這首詩，把「田田」兩個字講錯了。後來無心之間繕到「辭源」，才發現這是形容荷葉之多。這是應該向小朋友們贖罪的。就送他們一部「辭源」吧。小型的。正續兩編三冊，時價怕要值兩百塊錢吧。好的，我就送他們兩百塊錢，讓他們買一部「

辭源」。

儀兒在的時候本來是說好了要送到保育院去的。現在儀兒是已經死了。我多謝保育院的厚意，答應我的儀兒入院，替他置備衣物至少怕要費五百塊錢吧。我就作為儀兒還在的一樣，把五百塊錢寄付在保育院裏吧。

六本文學書三百，小型「辭源」一部二百，寄付保育院五百，這已經一千塊了。但怎麼辦呢，今天掩埋儀兒的用費，向房東借了四百塊錢還沒有償還！

一切都只好拜託修先生了。一千塊錢的處置只好拜託他，四百塊錢的償還，也只好拜託他了。

我現在只有拜託他。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六

他從睡椅上又撐起來了。走到書案旁邊。找到了一張舊的原稿紙。只有插在銅套裏面的

一隻小楷鷄狼毫保持得十分潤澤。筆雖在墨盒裏了。一點一畫地寫出了秀麗的字與行。

「修烽先生：

我感激你。一千元，我就照你的意思領受了，可我要懇求你幾件事。

(一)我前年借了××大學圖書館六本書，不幸在城被炸，焚毀了。今受該館來函催繳(原函奉閱)，無法繳還。我懇求你由這一千元內撥三百元寄去，以作賠償。

(二)未病前曾爲兒童劇社講書，講錯了「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的「田田」兩個字。誤了小朋友們，至今耿耿在心。我懇求你撥二百元寄付該社，以作購置小型「辭源」之用。

(三)儀兒已於今天夭折，僅僅四年的生命便夭折了。生前承你關心，已約好送往保育院，可不幸已經夭折了。我作爲儀兒還是在生的樣，懇求你撥五百元寄付保育院，並以報答保育院允我寄託儀兒的厚誼。

(四)儀兒死去，掩埋費用了四百元，係向房東告貸。我現在手中不名一錢，懇求你用

自己的錢爲我償還，我心感德無量。

以上種種請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原諒我，你也一定能夠答應我。

祝你永遠康樂。

逸鷗

廿七日夜半

他把信寫好了，把錢和各種文件回裝進一個大信封裏，把信封面也寫好了。

封面上寫裏：「留呈 修烽先生」

危險的想念不斷的在眼前閃電。他在信中雖然一字也沒有提到，可那想念就和他投射在蚊帳上的黑影一樣，是十分鮮明的。

他是想踏進那未知的世界裏去，而且不僅是他一個人，還要連同着他的妻，他的還活着的一對兒女。

麻繩誘惑着，他又掉過頭去，但他的黑影使他吃了一驚。

——珍兒的爹，你睡了吧。他的夫人從蚊帳中叫出：你的病再鬧翻了，又怎麼辦呢？他又想哭了，但眼睛却很乾澀。

把信來揣在褲包裹，率性把菜油燈吹熄了，退在睡椅上躺着。

他是在等待，等待他的夫人睡熟，但他那疲倦不堪的身體卻沒有聽從他的意志。

月亮從後壁的頂窗上照進了房裏，斜射在衣帽架上，就給活物一樣，在慢慢地移動。

逸鷗好一會沒有動靜，等他的夫人下床來，替他把頭上掛着的小圓帳輕輕地放下來罩着的時候，他絲毫也沒有覺察。

蟲子的聲音不斷地在四處叫。

(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歌聲·響澈山谷

劉白羽

喜子抱着清晨濕濡濡的青草，拿兩隻赤腳盪着那整齊的穀穗，從穀穗上，大顆露珠，便溶消在她掀起來的褲腳上面了。她手裏還捏一把小刃鐮刀。急匆匆在扁圓的肩背上搖着由一塊藍布頭巾下拖出來的辮子，穿過地邊的樹林去。背後離她大約二三十步遠，也是一個剝草去的閩女清朗的叫喊：

「喜子，幹麼這樣慌呀？」

「不。」她停着，轉了一下頸頸：「你不知道，我家的牛娃戳得兩眼發藍呢！」

她很快隱到樹林那面去了。琵琶谷是寂靜的。喜子心下卻不十分平靜。前晚從晨會秘書、那里傳出來的消息，說××軍的同志們，今天要來這里開什麼民運大會呢？……她聽說那里面還有好多好多女兵！……此刻，一離開伙伴，轉進樹林子下的小路，她脚步放得遲緩多了。一

任草葉浸濕了她的藍褂子，冰着胸脯。彷彿有這一種駭人的火力，在一刻不停熬炙着那里。她把兩臂用力的更攏緊一些，讓草縮攏來，壓得更緊些。她欣快了一點。兩眼在微笑着，一昂頭，飛跑的回家。——牛欄里，一隻母牛伸着嫩紅的掛了鐵環的鼻子。很穩莊的用眼望着她，眼內泛着玫瑰紫的光，喜子把青草丟下，用赤腳踢了兩下。那隻小牛娃，從娘肚底下鑽出來，「哎哎！」的低叫着，走攏來。她跳過去，兩手捏着牠額頭上兩隻剛剛長出來還軟軟的尖角。小牛娃別過頭頸去。喜子忽然慢慢離開那里往後退了四五步，慢慢用眼睛怯懦的朝四下瞟了瞟：那堆草房，石磨磬，一棵挺拔的小胡椒樹……

兩顆汗珠，從額角向兩隻星子似的眼角上淌來，她一歪身，坐在乾草堆上。真的，對於琵琶谷，喜子是多麼熟悉而又厭惡啊，十八年，她生長在這里，她像這深山上的農村婦女一樣，壓在那綿長的歲月下，有的一世連面前那條青蔥蔥的山嶺都沒爬過去一次。她們生活的周圍是紡車，牛，羊，犁耙，播種，鋤草。從多麼遙遠的年代就是如此沿傳下來，媽媽們還是照舊樣方法看管女兒。所以，喜子在七歲上就訂了婆家，許給村里富農趙家的兒子

了。那是一次旱年，爸爸向趙家借了二石糧，後來，趙家強說那就算他欠下的訂禮，完了事。前幾年，小孩子心里是山坡上的草一樣，興匆匆的長着的。這兩年，這件事便在喜子心里打了一個結。去年，日本鬼子打到山下，十五里地龍泉鎮琵琶谷的莊稼戶都逃到後山洞里去，躲了三天。附近農莊里，殺了十幾個人，沒有幾個沒跑脫的姑娘媳婦，不知給洋人擄掠去那里去了。從那之後，媽媽一心一意想把喜子快快嫁過去，趕緊了卻一樁事算了，省得終日提心吊胆的。這，在今天，就更加深了喜子心里的苦惱。可是趙家孩子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琵琶谷里，沒誰不恨他，不討厭他。是個壞蛋。一天，也是在前面去割喂牛草。太陽快滾落下山脊背。坐在樹下。湖家小秀就悄悄告訴她。

「有人說啓祥哥不幹好事呢！」

喜子心別的跳了一下，低低的垂下頭去，從額角青須須的髮根下露出羞澀的紅潮來。

「哼，說去年兒秋季里，在莊外溝里用槍打死柺子老洪也是他幹的，你瞧，……」

喜子不如意的翻着那雖說年青而打了折皺的心，由那星一般的兩眼里，射出一種懇切的

光芒，她拉了小秀的手，微頭着嘴唇說：「小秀，你別說這些個！」

如同地層下的暗流，人們都悄悄講，去年秋天在村外溝裡頭用槍打死拐子老洪的事，是趙啓祥幹的呢！——拐子老洪連哼也沒哼一聲就跌滾在深峽里去了。這種事，在這深山老嶽幽僻的村莊里，沉遠的日子里，人們向來是談鬼故事一樣談這些事情的。在這中間卻包含着

一種永不可解的矛盾。有人說是拐子老洪那晚還和趙啓祥的爹在洪七小酒舖里喝酒，這一個還拍着他的肩膀打哈哈講：「拐子老洪，你那五畝八分地，按本折利給是我的，算了，誰叫你是獨身一個老絕戶，我養活你，……」拐子老洪憤怒得臉紅起來，哆嗦着嘴唇：「姓趙的你放閻王帳也算够了，還折磨我這幾畝地，我還得活呵，死了你再承繼也不晚！」可是，第二天，拐子老洪屍首抬上來的時候，誰都親眼瞧見，趙老爹撫在屍首上哀悼哭了半天。從那時，五畝八分地算賠他回放賬。記在他的名下。

此刻，小牛娃失望的寂然的從她身邊走開了，她沒去管牠，她讓那兩顆汗珠鹹澀澀的晒乾在上嘴唇邊了。乾草給太陽蒸曬得更猛烈的用一種乾灼氣味苦惱着她。她簡直頭是在發昏了

，她不知道爲什麼。——微風從牆外吹來孩子們的歌聲：「四月八，毒芽發，殺的鬼子丟盔又掉甲，……」從那哄雜的聲音里，她分辨得出弟弟貴娃那尖脆喉嚨。她的眼珠更凝固的在那里，似乎說：「我眞的離開他們嗎？這里，琵琶谷，……」沒誰答應她。只牆頭上的雞爪草微微的點着頭。一會，在那邊，她聽見一陣哄亮的歌聲，很快，牆外誰在叫：「來了，他們來了呢！」喜子昂着頭，挺着胸膛，慢慢走出去，——她的身材又結實，又苗條，臉微發黑眼閃着光。向那邊樹林下，她還望着，好多穿灰軍服的人們來了，坐在草地上，一發現這目標，她跑過去了。她的眼如同電一樣，掠過每一張不同樣的臉上，很迅速落在一棵花紅菓把枝條壓得低低垂下的樹根邊，一堆女兵的身上。那是五個一堆，把大草帽墊在草上，坐着。中間有一個臉白晳晳的，從秀麗的耳根後面，露出幾縷長頭髮來。兩手抱着膝頭。——喜子一動不動，木木的微張開兩片薄薄的嘴唇，喘着氣，盯着這個女兵。這女兵那兩只黑寶石似的眼睛，永遠是微笑的。喜子心是平靜的，好像自己人飛騰了很高，感到嘴燒着有些漲疼，等到一顆汗珠從鬢角上掛不着，濡的下滾來，她才覺得，直花花的太陽光下面是太熱了。這時，

貴娃奔撞的蹣過來拖着她。她嚇得臉一白，用眼嘛怨的直視着兄弟。貴娃悄悄講：

「媽叫去吃飯嘍！」

在她用筷子往嘴里撥着淡淡的南瓜飯的時候，她眼神在注視在脚下的泥土，一隻螞蟻，一隻螞蟻，從那兒爬過去，……

「媽——她們真有趣，那些女兵跟男人一般樣呢！腰里繫着皮帶，……」她洗過盆和碗，天真的翻着眼珠講。

「唏！」老太婆伸出一隻滿佈勞苦堆積痕跡的枯手掌，搖了搖，截斷她的興頭：「這是年月趕的……在家做閨女，那里有這樣露頭露臉的亂跑的，唏！」老太婆的兩片唇就如同晒乾了的黃魚嘴一樣，向外突出而乾皺着。喜子馬上臉上臉下如同挂了一層霜，她的眼睛掠過那斑白的頭髮，朝着藍天，在那兒，一片淺淺的白雲，在她視線里卻像一頂女兵的草帽，她立刻又詭祕的微笑起來，結實的胸脯一鼓一鼓的。等她慢慢低下頭，她看見那胡桃般皺折的臉，粗糙的手，辣椒一樣尖起來的腳。她從那里看不出一點媽媽的和她的自己的感情接近的地點。

。一陣厭惡的感覺使她的心腔微微顫悸了一下，瞳仁上閃出火苗似的光芒來，她用赤腳的後踵，用力的在地皮下把幾只螞蟻都踩爛。琵琶谷如同反潮時泥巴地里吐出的濁氣一樣，重重的壓着喜子的腦袋。她下勁的搖了搖，辮子跳盪了幾下。她想：「真是，她們多麼自由自在呀！我也要那樣才好呢！」

深山老嶽跟了戰爭的波浪在搖撼着，正如同風搖撼着山坡上的松柏林子。日本軍隊來一次。在乾淨土地上便留下多少條血痕。琵琶谷，太行山北脈的尖峯，這兒的農人吃硝鹽；喝積在泥塘里的雨水過日子。隊伍來了，一切都震動起來。農民們也由陳舊的日子里直起背脊骨來。村里，××軍同志們開的會，在欣快的蔚藍色里，進行過去兩整天了。不但他們的歌聲震盪在樹林，岩邊，穀地上。那些女兵更喜那綠葉下紅豔豔的花紅，沙菓，她們開完會，就找着婦女們談天，說笑話，問長短。琵琶谷的婦女，開始，有的閃着懷疑畏懼的眼光，慢慢就聚在她們周圍去了。兩天兩夜，喜子給一種什麼力量煎熬着，眼光更黑了一些。在第三天的晌午，有一個機關到來了。在花紅樹底下，她逢上那個臉孔白晳晳的女兵單獨一個人。喜子

跳着赤脚：喘着氣，一把拉着她，那樣因為用力和激動，有點氣促和顫抖，她嚙嚙的說：

「我，我……呵！我也來當女兵，你們要不要？」她的聲音及神態里瀰滿着渴望和懇求。

「你！」

對方爲這野貓子似的女孩子嚇了一跳。但立刻爲這「女兵」的字眼逗得笑起來。她趕緊握着喜子的雙手：「好呀，我們歡迎你來呢！」她從喜子十八年沉壓的悶鬱里，伸出了鮮美的從前沒有光芒，兩個人并掛向樹林的那一端走去。太陽從樹林中竭力漏下幾條光線，把他們倆的影子向斜斜的方向伸長起來。

「你多大了？」

「十八呀。」

「呵，你聽我告訴你，你來當女兵，不，我們都叫同志，你就叫我同志，姚同志，記得住嗎？我們高興歡迎你，可是，你就這樣離開媽媽嗎？細想想吧！我們也不走，我就住在離你們的琵琶谷五里地的放羊溝，你什麼時候想來就來，不要太急呀！」

經過姚同志伸出手來，細心解釋了半響。喜子才把那強硬的顎頸點了點頭：

「我要來——我早晚要來的。」

「你叫什麼呀？」姚同志一手攏着她削窄的肩頭，歪着腦袋問她。

「我叫喜子——不好聽呢，喜子。」她那聰敏的兩眼，羞澀的打了一個問號。

下午，在村頭的一塊打穀場上，圍了一圈女孩子，喜子也在內，她們圍着幾個短頭髮的女同志。她們都在笑着，她們都在唱歌。一個紅蘋菓臉的短頭髮的女同志，站置了兩條腿，伸開了兩手說：「來，聽我指揮，咱們大家唱一個麥子青青好不好哇？來，一，一，起！」當那右手打着拍子舉起來的時候，沒誰唱，卻都嘩的大笑起來。紅臉的同志放下手：「來，不要笑，笑就不來了，……」打穀場上的嘩笑聲更沸騰了。喜子也在里面。她興奮得兩眼瞪得大大的，望着那幾個女同志。末了，那個姚同志拖着她，指給一個鼻子尖尖的，臉孔露着和顏悅色的女同志：

「就是她！」又轉過頭指給喜子：「這是王同志，她就要住在你們琵琶谷，幫助你們組織

婦女隊呢！」

喜子感到一陣溫暖吹噓着她。她覺得肩頭上給兩隻溫柔的手按着了。她低低的喘了口氣。

「喜子一定會做很好的工作，……」

喜子一手撫弄着藍布衣角，心下想：「我也會做很好的工作嗎？」但是，她微微笑了。

從此，喜子天天要到土同志那裏去。問：「怎麼組織婦女隊呀？快些呀？」王同志每一拉起她的手來，她就爲喜悅而顫抖着。她從王同志——一個將近三十歲了的帶着南方口音的人那裏，得到她所盼望着的東西。她更從王同志的眼睛里看出對於她的喜愛。那時，她用笑回答了這種友情。老太婆們卻爲這件事，從陰滲滲的眼眶里吐出嫉妬的光芒來。喜子小小的心，爲那新生的光輝吸引着了，它強烈的跳着，微笑着，响着。從那時起，她在眼前劃分了強固的憎惡與喜愛。有時，在煮飯的時候，她把玉菱頭（註一）塞進去：灶火劈拍響着，她突然感到一陣厭煩和急躁，她沒法壓制下去。幾次，在淘米的媽媽，都從她臉上看出一種冷酷可

怕的表情。喜子那時牙齒是緊緊咬着的，從那薄薄的嘴唇邊吐出不勻整的氣喘。

「你發瘋嗎？」

「不，——我想，媽！……」她用眼睛懇切的說明不要再講下去吧。她忍耐的把玉菱頭遠遠順手丟一個到灶炕里面，

黃昏，從花紅樹林下，看西面山峯上的紅雲是非常沉悶的。喜子因為約好的時間到了，急匆匆的由一條小路走往下面谷邊上張家院里去。在那兒的打穀場上，她和王同志逢了頭，王同志拉她到自己住的窰洞里去。在那里，琵琶谷二十歲上下的婦女有六七個。一個胳膊肘從破了的黑衫子中突露着的伍四嫂子尖叫着：

「王同志，怎麼你一找，喜子就來了呢！」

喜子愉快的牙齒在黑暗里閃爍着：「我遲到了。」然後她用眼尋迴了一下，她發現了小秀，還有離這兒七里地的石村編村的婦救會祕書，一個二十六歲的媳婦趙素貞，她因為丈夫不良離了婚。她在喜子的眼里，今天如同一種新的啓示，一顆新的星，穀堆里第一根抽出

來的苗，她那腦後的圓髻髻沒有了，她披散着剪得短短的頭髮，這是方圓三五十里的山谷第一次發現的事。於是爲了這逗人的事，照例，像農村里每一次婦女會上一樣，在嘰嘰咕咕的笑聲開了起來，她們圍着她，問長問短：「你婆婆不罵你嗎？」「你這老婆（註二）：男人呢？不打你，歐。打不成你，……」婦救會祕書得意的笑着，把興奮的種籽播種到每一顆心田里去。她說：「怕？就說沒離婚，她們也不敢罵呀，現在打媳婦，罵老婆，哼，婦救會就同她開個會。」王同志給一個農婦身上的枯灼的穀草氣味，糠的氣味興奮着。她在講話：

「……不是嗎？老鄉們都知道呀！你問問，人家放羊溝，石村的婦救會都送了祕書了，我，琵琶谷落後了。」

大家感到一陣窒息和煩燥。互相用眼光做着第一次羞澀的瞥視。

「鬼子又來進攻晉東南了，咱們要好好動員起來，大家都出力，都幹，咱們軍隊也都是老百姓的軍隊呀！要沒有老百姓的幫助，就不能打走鬼子，鬼子來了，什麼都吃虧呀？老百

姓。去年，沒聽說嗎！來了，就殺人，就把火，……咱們婦女得趕緊組織起來，幫助軍隊幫助自衛隊做鞋呀，洗衣服呀，這就是抗了日呢！」

喜子嘴在微微的張翕着，有力的用眼直盯着說話的人。當王同志說了很多話，潮水一樣，從她腦子上沖流過去，她被發熱了，她竭力的想從煩燥中間提拔起自己來，於是，她揉了揉眼睛。如同雲縫里漏下的一條金光，她牢牢的反覆的把捉着這短句話：「……我們婦女也是人，我們應該自由的直直腰了，怎樣呢，我們要參加抗日工作，我們要做做給人看！……」若干年沖激的岩石，一種黑的烟霧在它上面盤繞着。以一種蘇醒了的眼光，農婦們緊張的激動的聽着想。伍四嫂子一面撩起小褂，兩手按在污垢了的褲腰，低下頭，在扼斃一只蟲子。然後她爽利的張開嘴：

「對呀，我們也要參加抗日工作，……」

「那，伍四嫂子，你可不知道我婆婆，今天還是偷着出來的來！回去頂着一頓罵就是啦！」這是村上紅眼邊的七孀，說着嘆了口氣。

喜子想到媽媽那枯澀的嫉恨的眼光，那冷酷的乾嘴巴，她朗聲的叫：

「我不管媽媽，我要跑出來。」

在這次會上，她們獲得了新的勇氣，從王同志那里，她們捕獲這一句話：我們婦女也是人。抗戰的熱潮沖向她們中間來，她們準備在琵琶谷開一個婦女大會。在這個大會上，她們想要訴說她們想說的說話了。天黑了。火蘆子油燈，透露出欣喜的爆裂，輕微的叫着。農婦們才一個個從這會議上出來。天空上一片繁星。喜子望了望，扭下頸頸，走她自己的道路，心里遏止不着的想要笑。

次日，琵琶谷幾家人家婆娘的間，丈夫老婆之間，爭吵過來。婆婆們在嘆息着，流着清
淡的淚水訴說着：

「她們要造反了，她們，……」

這天，年青的農婦們，含着眼淚，帶着身上扭得發青的隱疼，在琵琶谷編村（註三）的婦女大會上，她們一個沒可遲到的都來了。喜子自由自在的小鳥兒一樣，被媳婦們羨慕的望

着，她在用赤脚走路，跳着跑，她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從那微黃的臉上，一會笑起來，一會又嚴肅的緊閉着嘴唇，去找那個王同志了。村副，村農會的祕書，村工會的祕書，在那里商談着。那天晚上，在張家窰洞里開過會的積極份子，被人愛護着的，是三個人：伍四嫂，小秀和喜子。當會場上通過喜子做琵琶谷編村婦救會祕書的時候，——在那農婦們第一次爲了權利和義務舉起手來，嗤笑着，又趕緊拍着手的工夫，喜子站在中間，她忸怩的絞着兩隻手，臉上泛着羞澀的紅光，眼瞳上閃射着從來沒有過的笑意，她熱烈的望着週圍的姊妹們，正如她們那樣熱烈的望着她，……

在摘取樹上花紅菓時節，喜子提了小荊籃倏一跳過來，旁人就喊叫：

「我們的婦救會祕書，嘻，嘻。」

喜子從得到這名稱之後，琵琶谷里，她發現了新的隱秘了。從前，挑担子，割蕎麥，推磨，揚場，現在她們還是這樣，可是還要開婦女會，討論怎樣做鞋幫助部隊。在她心里，像有兩種力在不平衡的衝突着。前些天，眼看那就要分裂了，她在週圍再看不見什麼光明，只

是和路上踐糞草一樣腐爛下去的日子，她要離開了它，她要到那些女兵，不，女同志中間去。可是，幾天呀，多麼迅速的，在她週圍激變起來了。琵琶谷年紀青的婦女伸出她們的手來選舉她們自己的祕書了。這幾天，琵琶谷，日子簡直是她們的了。在喜子，喜悅沖激着她，她不顧一切的忙着，媽媽那冷酷的眼光，無希望而畏怯的注視着她。這些天，因為做鞋的事，天一矇矓亮，喜子就跑出去，找每一個婦救會的會員討論，爭吵着你一雙我兩雙的，……晌午，肚子餓得咕咕叫，跑回家來，一面揩着鬚角上往下流的汗珠，在瓦盆里盛了碗涼小米飯，蹲在旺盛的南瓜秧根邊吞吃着。

「小喜，我看你真是跑野了脚，我們年老人說話就算耳邊風呢！」

媽媽這些天不大響。人們都知道整們琵琶谷編村的姑娘媳婦們都有聯系的。但是媽媽們眼睛還是那麼飢餓的尋酸着。

「媽——王同志說呢！什麼事都得跑，不跑就不行，像這次一百五十雙鞋，……」

「哼，又是王同志，又是鞋。」輕蔑的回說。

小喜把碗一放下朝媽媽講：「……你別瞧不起我們小孩子，這是抗日工作，要不是軍民合作，看日本鬼子殺來怎麼辦，還不又是躲到子洞洞里去，嘿！這一百五十雙鞋就當一百五十個隊伍（註四）不打赤腳，嘿，你瞧瞧三天就跑來這麼一大堆！」她臉上充滿了一種誇耀的光輝。漸漸這光輝，還落況，也透露給這老太婆了。她是心愛着女兒的。那些天，心想早一點把她過門給趙家去，才透了一點風聲，小喜就成天撅着小嘴巴，飯也懶得吃。這些天，小喜又整天跳跳蹦蹦歡天喜地的了。可是……此刻，老太婆便往前擠了擠說：「我到不愛管這麼多，可是，你也該替你爹媽想想，人家趙家在說閒話呢！」一面拿眼睛注視着問訊。小喜從這樣的眼色里，看得出媽媽常常把担心的話輕輕說出來的習慣。

「怎麼說呀？」

「哼，……人家說喜子不學好，整天混在那些大兵一齊，還說……」

喜子禁不着一仰頭哈哈大笑起來，一伸手堵着媽媽的嘴，搖着腦袋：「得啦，別說下去啦，我知道，我知道，——他們會用頂不好聽的話說我，管它呢！我還得去催鞋呢！」她站起

身走了兩步，突然又回轉頭說：「媽！以後別再講趙家的了，我不愛聽！」不知怎麼，從那沉鬱凝滯的眼光里，也突然一下轉變過來。她朝媽媽面前笑着跳來。這到把老太婆給怔着了。老年人的心里在說，「這孩子，心里裝的什麼鬼呀！」

「媽——有人講去年打死拐子老爹也有他的份！他們還講旁人好不好！」

「這話可講不得呢，小喜！」

「怕什麼，怕什麼，今兒個還怕，是抗日的時候。誰像你們，長不着眼錯認了人，就算了，就骯髒一生一世呀！」

毒熱的太陽，炙燃着土地，都乾得發白了。喜子的赤脚踩上去滾熱的。她經過牛欄；把弟弟割回來的饑牛青草，裝了一筐，掀到槽里去。母牛伸長頸頸，溫和遲緩的吞食起來。喜子從草堆上發現大邊的大邊草帽，抓過來扣在頭上，然後，迅速的朝外頭走去。剛剛拐過牆角，伸展着巴掌大葉兒的一排秋藤。就給誰一把拖着，她一回頭是小秀，小秀順臉蛋到嘴角延長着一修亮晶晶的汗流。從那沉重的拖着的手勁上，小喜恍惚預感到一陣驚慌似的。但是

她趕緊停着步，一手扶空帽沿，靜的凝起眼光瞪視着。小秀說：

「告訴你……」

小喜環視了一下周圍。把頭低在比她短一頭的小秀胸脯前。小秀低低在耳邊簡單的講了幾個字：

「趙啓祥又在講呢。」

「他？……」喜子挺直脊背，沒有表情的，而從眉宇間透露出一種天真的嚴肅。小秀點頭，指了前面一下。絲毫沒有遲疑或徬徨，順着秋蔬地邊，拐了兩次，到一棵虱籠松下，那里有一垛傾頹牆壁，那旁，就是洪七小酒館。喜子倆個隱藏到松樹後去。酒館里，趙啓祥正指手劃腳的講話。他穿着兩年前在縣里上高小的黑布制服，袖管窄窄，胳膊在搖動着。身旁的人都怔怔聽他講話。——他個子高高的，黃膽病似的臉色，兩隻圓眼夾着一隻鷹鉤鼻子，鼻尖尖起來向上伸着。這眼睛，鼻子，耳朵，反映到喜子視線里是那麼討厭，但她屏着氣息……，趙啓祥把手伸到一個在吃酒的村農面前去：

「嘿，我告訴你，別聽那一套，抗日，抗日，……人家日本軍，飛機，大炮，坦克車

小秀皺緊眉峯和喜子交換了一下眼色。

「……抗不了日，把日本招引了來，隊伍就溜掉，那一個遭殃呵？老百姓，……」

因爲又有幾個歇晌的農民走進來。他們的話中斷了。喜子拖了小秀，悄悄離開那里，走到岩邊縱樹下，小秀才低低講「趙啓祥真壞，他還罵××呢，誰還信他的屁話。」喜子搖了搖頭。她沒響。一會，她們兩個分了手。喜子到西面村裏去催二十五雙鞋，小秀去找伍四嫂子也分頭催鞋去了。這一天，人們那奇怪着！「活蹦亂跳的喜子，爲什麼那樣悶悶的呢！」

——其實，在她心里，正展轉着打着算盤，好像前些天那苦悶的芽又重生了。但是不同的是她自己，她不再那麼朝朝想離開這里，這念頭幾次衝動，幾次都被打消。她想到：那尖尖的鼻子，和悅的微笑，那王同志，……她自語着！「對，我應該告訴她去，不能再忍下去，……」

我要離婚，如趙素貞那樣，我去告訴她。「這樣下了決心。黃昏回來，又是經過那棵樅樹底

下。突然，是趙啓祥的警響在叫：

「喜子，站一下，我問你……」們從樹背後跳出來截產路，嘻皮笑臉的。

「有話快講。」她不耐煩的低下頭。

「我打聽一件事，……你到放羊溝去過，你知道那里有多少軍隊呀？」他就像放羊的孩子玩耍他的小羊一樣，望着肩膀顫動的喜子。

「我知道有多少，你自己不會去問。」

「嘿嘿，你是趙家的人知道不知道！」用閃閃的冷冷的眼光逼視着。

「不要臉！——我還有事呢，叫我走！」

趙啓祥卻一把抓着喜子的胳膊，喜子掙扎着，臉孔紅起來，她掙不過他，她氣憤得心碎碎跳着。——掙了半天，槐樹上，夕陽的暗影已最後消沒下去，喜子盼望着有個人撞來也好，可是沒有，農夫們都該在家吸烟了。她煩燥，氣憤，失望，頭簡直被昏了，趙啓祥胡亂些什麼，她一個字也沒聽進耳朵里去。末了，她只聽好平靜下來，望着對面那隻鷹鼻子。按捺

着心腔里的憎恨。趙啓祥說：「喜子，你早晚還不是要到我家去，你看，我給你開開眼，你看！」他從慢中掏出一捲洋錢票子揚在她面前。小喜看了看說：「你有是你的。」「不，給你……」一張綠票子塞在小喜手里。小喜心跳着：面上轉爲和悅的說：

「啓祥哥，你那裏來這麼多？」

「你別問……」

趙啓祥把十八歲的喜子瞧着小孩子。他很固執的相信，她經不着威脅和引誘，她會走進他的圈套，他想調理她做爲圈套中一頭聰敏有用的獵狗，他堅固的信任着那條封建的桎梏——「沒過門的媳婦，心向着婆婆家。」當喜子答應下替他打聽放羊溝的消息，趙啓祥才放開了喜子。最後，很嚴厲可怖的咬緊牙齒，次次的叮囑：「不准對旁人講！留神你一家子的性命！」喜子點着頭，心里卻急燥的講：「會讓你像害死拐子老洪那樣，害死我……」她從他身邊一溜開六七步，就加快了腳聲前跑。

琵琶谷已沉於烟靄般的初夜了。星亮了。她一邊走，一邊給羞憤激惱着。像剛剛受了很

大的污辱，但是，她咬着牙，她往回家的路上走。低着頭。心在蝕損般的痛苦，感情要求着發洩。當她望見門口，她想起那誠實的爸爸和媽媽，她知道，從他們那里得不到什麼，她茫然的停着，硬了硬頭皮，把身子一抖，自語，「說去……還怕什麼！爲什麼又不去了！」她便撥轉頭，急急朝下面谷邊上跑去喘着氣，到張家院裏，喊一聲：「王同志！」就衝進去了。

• 王同志正就着一盞麻油燈，在看薄薄的一冊油印的書。她一到面前來，兩顆眼淚熱辣辣的淌下來，……她把頭伏到桌上，伏在手掌裏，聳着削瘦還未發育完整的肩膀。王同志以爲她和媽媽鬧了氣，或是工作受了什麼挫折。安慰的拍着她：

「喜子同志，耐心些吧！」

「不，不是……」喜子抬起頭來搖着。把一張鈔票遞給王同志：「趙啓祥那個傢伙，叫我給他打聽放羊溝隊伍。」

「果然——一個漢奸。」

「漢奸？」喜子臉一下白得蜡渣子似的：「他？漢奸？……」

「是的，這還有什麼可怪呢！我們工作，他們是來破壞的，我們要無情的和他們鬥爭，我說過，你記得嗎？」王同志溫厚的望喜子，喜子點着頭。「……我們要時時刻刻注意，趙啓祥，他是一個壞蛋，……我沒告訴過你，你心里不如意的事，我也知道，我覺得你應該再強一些，做工作。一脚踢開他們，現在，好，告訴你，他去年還在縣城里受過敵人的訓練呢！這些錢，」王同志揚起手里的票子：「那里來的？從日本人那里領來的！」他注視着喜子，微笑的好像等待回答。

「他？……王同志，那怎麼辦？」

「你要證明，就可抓着他，我和你到村副和自衛隊長那里去，你肯嗎？」

「爲什麼不肯，我恨透他了，壞蛋！」喜子臉刺惱得紅起來，從桌子邊上堅強的站起來。她們把麻油燈捻得很小很小走出去。

當天夜里，喜子爸爸，五十四歲，琵琶谷出名老實的農民，在家低下頭吸烟。老太婆口天給喜子傳染的喜悅還沒消去，朝老漢講：「人家都說小喜真能幹，全村那些跑野腳的都誇

獎她說！」「是呀！這年頭就不同了，小子（註五）爭着要當自衛隊，閨女還不一樣……可也怪，他們真幹得出來，打鬼子要一齊幹嘛！告訴你……那一次，在放羊溝開大會，那個同志就講得清楚，大家要動就動……」就這時，喜子回到家，這時，她沒有痛恨，沒有憎惡，非常之平靜。人有點疲乏的走到媽媽身邊來安祥說：

「趙家那個壞蛋，給抓起來了。」

「那個？啓祥嗎？」爸爸今天才從龍泉鎮賣了一担穀子回來。他誠樸的仰起頭來：「這孩子的行爲，早晚是有這一天……」

「呵，那怎麼辦呀，天呀……」老太婆急促的低喊了一聲。

「怎麼辦，老人家，他是個漢奸，從他身上搜出日本旗。日本錢，——哼，還是受過訓練的呢！怎麼辦？這種人最不要臉了！」喜子一扭臉到屋里睡覺去了。

「這是真事？喜子爹怎麼辦？」老太婆急遽的問。

「怎麼辦？要真是當了漢奸的話，我也不情願把閨女糟蹋了……」

關於趙啓祥在寅夜被自衛隊抓去這件事，在琵琶谷農民羣里，到處講着：「真的惡有惡報，抓着怎麼，那里去呢！」「阿！聽講送到隊伍里去了。」「是他沒有過門的老婆，婦救會祕書喜子抓了他的呢！呵，真厲害！」農民們興奮着，稱贊着，一天不疲倦的講了一遍又一遍，從歇晌，到由田地裏回來吃夜飯時，還是絮絮叨叨的講個不休。喜子落在他們話題中間。他們還繪聲繪色的講她應當抓着他，說：「這年頭，姑娘們也會做大事了呢！」喜子卻仍然爲了一百五十雙鞋，這當天夜晚上，婦救會的小組會上，有人提出突擊競賽的辦法，被鼓掌歡迎着通過了。可是，只有王同志知道，爲了抓去趙啓祥，喜子在這羣農村婦女中間更被人高興尊重了，更有威信了。鞋送到隊伍里去後，不久，從琵琶谷里，喜子不見了。聽人傳說，她到三十里外的一個婦女工作訓練班去受訓了。小秀也去了。琵琶谷的事，都落在伍四嫂子的肩膀上。

山上，蕎麥花紅了。穀穗成爲片片金黃。花紅樹的葉子也一天天減少下來了。喜子和小秀回家來了。

正是那天下午，在琵琶谷村公所大廟里，公開審漢奸的大會。全村的人們都在這會場上見到了她。她一來，人們把睛眼立刻就到轉移到她身上來。她臉晒得黑了，頭上的髮辮沒有了，剪去了，是由耳邊披下來的短頭髮，農民們叫做「洋頭」，穿了一套藍格子粗布褲褂，還是赤裸着兩隻腳。這時，會場上擠滿了農民們，有些老漢盤了兩腿，坐在一齊，湊攏着幾根長長的烟袋在吸烟。這會也悄悄動了一下鬚鬚說：「哦——那是喜子嗎？張七，喝，喝，我還說閩女害羞不會來呢！」台階上，滿滿是人，晒着太陽。誰還在撩起上衣，露出那黃銅色的胸脯，在那兒低着頭捉蝨子。婦女們進門來，都聚集一堆。小孩子奔跑着，有的哭起來。急得媽媽們趕緊把奶頭從衣衫里掏出來，塞到小嘴巴裏頭去。他們所有的人遙望着喜子。喜子安祥的坐在高高的台階一角上，交搭起來兩只腳，向上面望齊，——那兒，趙啓祥給一條繩索細着。一個胸脯上掛了兩顆手溜彈的農民自衛隊的同志站在旁邊。在那會場上的囁嚶聲響里，進行着審訊。——趙啓祥從琵琶谷生成長大起來的。人們愛護過他，可是，一天他做了壞事，做了違犯大家的事，大家公審他了。人們也都憎惡起來，都喜愛喜子，當隊伍里法官

宣佈他的罪狀以後，是大家發言的時候來了——會場上，驟然像秋林的雨夜，吹過一陣急風一般。吸烟的老漢，張着嘴，用眼睛四處瞟着。火爐在烟斗里頭熄滅了，冷了，……

從前面，一個衣服上破了幾個大洞的年青人舉舉手站起來：

「趙啓祥是漢奸，我應該槍斃他狗日的！」

人叢裏，有好多人在喊：「好！好！」又一個頭髮蓬鬆的孩子，發着顫抖的聲音，在叫了：

「同志們！……今天我們大家都要抗日，抗日才能救國，這道理誰都知道，這個趙啓祥從來他就做壞事，現在又當了漢奸，咱們琵琶谷不要這樣的人，他到處散布謠言，他在龍泉鎮，我在場，聽他講，中國快完了，大家做順民吧！就是他……還有一次在耙子屯，當衆說咱們隊伍游而不擊，打不過日本，怕日本，同志們，那一個怕日本，這都是真憑實據，他是漢奸！……」他從嘴角上流着一團濃濃的白沫子，他是琵琶谷放羊的小羊工中間之一。他一面講，一面一根神經實質的靜脈骨在額角上澎脹着，他的話迅急而有力，如雨點，如連發子

彈。因爲幾百隻眼睛的關係，也有點口吃，臉頰微微紅着，燒着。

他們說話，喜子每個字每聽到耳朵里來了。

她不可遏止，在腦子里思索着的話語，她一聽到小羊工的話停止，趕緊舉舉手。

「我代表我們全編村的婦女，在這兒說幾句話，」她挺直的站在石頭台階上面，她的眼掠過所有的人的臉孔，落在婦女的堆積上。「今天，我們開這個會來審問這個漢奸，不是爲了旁的，是爲了我們要抗日，這些漢奸，都是破壞我們抗日的，就是我們的敵人！……趙啓祥，鄉親們誰都知道，是個壞份子，漢奸，過去在村上橫行霸道，去年，拐子老洪是他打死的，日本人來了之後，他又到日本人那里去受訓練！」農民們緊張得繃緊的了絃一樣，彈也彈得出聲響呢！都給她的話吸引着了：她眼閃着光，臉是紅的，心里感到萬分激怒的擊動。在上面，趙啓祥的臉一刻比一刻桑樹皮似的白起來。她接着講：「那天，他迷了心竅，攔着我叫我替他打聽放羊溝的軍隊，還給我五塊錢，想收買我，這不是漢奸是什麼？……抓他的時候，在他身上搜出日本國旗和日本銅錢，這不是漢奸是什麼？我們全編村婦女們都主張

槍斃他，沒收他的家產，……」

伍四嫂子捏着拳從人堆里高聲喊：「砍他的頭！」

「我還有話……」但是，她臉紅了，然後她用眼去探視爸爸和媽媽。

喜子爸爸這時補上來說：「法官，我不願意我女兒許給一漢奸！我要求當衆說明，今天琵琶谷的人都在場，從今一刀兩斷，不是我們翻悔，因為他是漢奸！」他顫抖着鬍鬚，那紅得熱透了的西紅柿一樣的脸充滿沸然和興奮的顫抖。他抖着嘴唇。

婦女堆積中間，婦女們安慰欣喜的擁着了媽媽。媽媽從乾癟的眼眶里，喜悅的流下兩滴眼淚，輕鬆的長長喘了口氣，彷彿吊在心上的一塊石頭終歸落下來了……

黃昏，法官宣佈了趙啓祥的死刑——在人的怒湧之波濤間輕輕鬆了一口氣，公審會散了。喜子拉了小秀擠在人叢中間走出來，這時她感覺到渾身非常輕鬆舒適。天上的紅霞是那樣快活的發亮着。當她走過了一塊割光了的穀子地，給後面趕來的人拉着，她回過頭，原來是放羊溝的那姚同志，在她那白晳晳的脸上洋溢着一朵花似的微笑，這微笑無疑是獻給喜子

的。喜子高興得跳起來，兩手摟着姚同志的頸子尖叫着：「噢，你……嘻嘻，你到我家去，還是你！」她把手伸給另外一個紅蘋果臉的女同志。她們都是來參加這個公審大會的。王同志也慢慢的從背後追上她們，她們拉着手朝下面邊上走去。藍天上，月亮已出現。村莊里剛飄着一種燒飯的香味。爲這香味所引誘，她們都飢餓了，但是她們是都浸透在一種新生的喜悅里，她們都是改造這沉僻的山村的人，冷靜的琵琶谷現在一顆心似的跳躍着了。

「喜子進步真快呢！」姚同志說。

喜子把頭一搖，頭髮一下甩起來笑着，盯視着右面的人：「不，我們鄉下人……」

「阿，喜子，我問你，你還要來當女兵嗎？」

喜子仰起頭望着一顆金黃的星，凝想了一下，很快的說：「不，我不想，……這裏的工
作離不開呀！怎麼脫身呀！我……我不知道呢！」

她們四個人牽着手，走着，轉過樹林，走下一條傾斜的石板坡去。在背後，亂嘈嘈的人聲里，伍四嫂子窄而響亮的聲音爲首的唱起歌來，愈高，跟着唱的人愈多起來。……

四〇年。三月，二五日。

——文學月報——

- (一) 就是玉蜀黍的核。
- (二) 老婆——晉東南一般呼已婚的都做「老婆」，呼未婚的做「閩女」
- (三) 編村——農村的組織由幾個小的附村和一個主村組成這個整體就叫編村。
- (四) 隊伍——農民們叫一個兵來了就說一個隊伍來了。
- (五) 小子——叫男孩子做小子叫女孩子做閩女。

石老么

李輝英

夜把龐大的，無邊無沿的曠野和荒漠，把連綿不斷的起伏的山巒和庸俗陳舊的蒙古包，像一個餓慌了的窮漢，猛然間在絕望中覓求到可口的意外的食物似的，囫圇着的一口吞沒了，黯黑、朦朧、曖昧的一片，空空洞洞的沒有一點閃爍着的火光，更沒有白天喧囂着的人語和狂妄兇橫的狗吠，一切都是靜靜的——靜靜的似在準備着入睡了。當烟青色的月光，波浪一般突破沉重的雲層傾瀉下來，在曠野上，荒漠上，山巒上和蒙古包上閃耀着和混的，招搖光亮的時候，突然的，突破那捲起不久的狂暴的風沙，踏醒了粗獷的暗夜，一匹白龍馬——馬上騎着那個荒野上傳說着的特殊人物，他，率領着手足一般，但是記不清詳細數目的夥伴們在熟稔的大路上兇狂的奔馳着，風似的雨似的，攪動着樹在響，——呼嘯着。——

只要一看見那匹狂奔的白龍馬，馬後面跟隨着繩索一般結在一起的，長長的一串的人馬

時，在這塞外遼闊無盡的荒漠上，那是無論是夜晚和白天，無論男女老幼人們都會熟悉的，感染到稀罕的奇跡似的驚叫着：

「石老么！石老么！石老么的隊伍！」

石老么在這塞北粗獷的沙漠上日夜不息的川流似的奔馳着，從這裏到那裏從那裏到這裏的，已經有十幾年了。人長着瘦小的個子，黧黑臉，沉靜，果決，眉毛上面黏貼着封陳塵沙，掩飾似的遮着清亮的，鷹一般的兩眼。短鬚鬚毛茸茸的一片黑，闊肩膀胸脯氣惱的隆起着。那有一枝六輪子槍和三八式，情人似的每當睡覺的時候，必定要親近的貼服着他，一刻也離不開他的身旁。騎着馬，端着槍，他領着夥伴們，義俠似的劫掠着欺詐良民的公敵——那些到處不缺少的地痞和流氓。石老么像跟他們有什麼分解不開的仇恨似的，他一聽見這些人就氣得眼紅了。他被人們認為是一個專替苦難人民解除困難的救星。常常的，有些陌生的人，爲了要設法替自己過去被凌辱了的無法伸訴的冤枉，謀求到合理的報復的回答，同時又傾心於石老么這義俠行爲的感動，就自動的擡住他的白龍馬，苦苦的，修道士禱告似的虔敬

的要求着：

「答應我罷，石老么，牽馬提燈我一定跟你幹。」

說起來石老么，誰個不曉？這一個傳，在沙漠上的英雄，出色的人物呵，多少人在崇敬着他！多少人在仰慕着他！當他挺着隆起的胸脯，寬闊的肩膀扯起繮馬，勇敢的踏上征途，他那黧黑面皮包攏着的口腔，制耐不住的從他那粗壯的胸膛，唱出來響亮的美妙的，動人的歌曲時，多少人在欽服神往呵！

內蒙古，

看不見花，

這裏有石頭，有沙，

誰知道那裏是家，

今天我在紅格蘭崗。

明天就是百靈廟，

我到海拉蘇台，

我也到康寶。

沙漠上的日子乾燥喇，

奔馳着無盡的長路，

萬里迢迢。……

「老鄉們，我先跟你們講明白」當人馬來到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時候，石老么拉個來當地的人們，不謙虛，不客套，却在直楚楚的聲明着說，「我走不更名，坐不改姓石老么到什麼時候也是石老么，咱們河水不能犯井水，誰也不准要槍花；告訴你們說，走你們貴地是借道，沒有心懷不良，老天爺知道我！若是有人故意搗我亂，我一定不饒他！」

看看那些老實誠樸的面孔，幾千年以來傳統的保守着的樸厚的農民性格，各個老實得像綿羊，他們之中雖然無人出聲，封住口唇像一羣啞吧，石老么已經從他們的目光接得了他們的無言的默許的回答。他單純善良的心被感動了，關懷的發自內心的表明他的助人的義俠的行徑：

「老鄉們，你們有什麼不如意的事麼？有沒有？有就跟我說，凡是我是能够辦到的，我一定幫你們的忙，幫你們辦！」

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熟識了這個英雄聲名，而當今天有機會在他面前端詳他的雄壯，且還由他自動的說出幫助人民辦事的時候，人們被壓迫在深心之中，從不敢發作的對於當地他的欺詐他們的爲人，因懷疑而引起的報復的慾念，得到了意外的協助似的，忘記了從所有從前迫害着他們的不敢言說的黑暗的压力。傾心吐腹的把他們無告的控訴，一五一十的，坦然的說給這個人物聽了。石老么聽完了，慷慨的答應下來，「知道了！」他硬硬氣氣的說，肩過去這一副沉重的，周折的，苦痛的担子。他派出他的夥伴，暗中去打聽大眾所痛恨的人物，究竟是一個屬於什麼樣的角色，探訪到人們的控訴完全屬實的時候，他就果敢的決定下他應該着手的事情。第二天，那個地方上被衆人所痛恨的傢伙，便得到了他的最後的報償，他生命不復在世上存在着禍害別人了。石老么殺了他，他把人們召集到一塊，當衆人宣布着死的罪狀。

「我殺了這個壞王八蛋！」他高聲叫着，「想報仇找我石老么，跟別人沒有一絲一毫的

瓜葛！他欺壓老百姓，他敲詐老百姓，我看不過眼，送他回姥姥家去。」

人們感激着石老么，因為他替大眾移除了禍害；他所救大眾的困難，完成了他的英雄行業，他的聲名和善行，永久不滅的刻劃在百姓們清楚的親切的記憶中了。

石老么雖然是他們一隊人馬里面的首領，是塞外草原上的英雄，却跟別些首領完全相反的，他不報什麼占北方，塞北王之類的「字號」，而在永遠的使用着他那怪異的簡單的三個字，有如無條件的愛惜着他的生命。跟別人談話談得正有勁兒的時候，他會機敏的從這上面打趣着別人，猛然的問：

「你知道我是誰？」

「石……石……」被問的人不瞭解的遲疑的答着。

「石老么！」他放浪的笑出聲來，指引着說。「你永遠叫我石老么，千萬別叫什麼頭子，也別管我叫什麼長的。」

無論是長日漫漫的炎夏，無論是風雪交加的嚴冬，也不分清朗的白日 and 暗黑的夜晚，不

管衝天的颯風，蔽日的塵沙，石老么，倔強的領着他的夥伴們，不顧一切的衝撞着，從東邊到西邊，從南方奔馳到北方，一點也不感到什麼叫苦楚。他唱着歌，喇叭一般的響亮，夥伴們一齊聲的合唱着，龐大的歌聲，奔馬似的在廣漠上不停歇的馳驅……

當暮秋的一個傍晚，黃沙魯莽的席捲着陳舊的蒙古包沙沙的響着的時候，一個全然陌生的鄉下人騎奔馳過來，那個人一面擦拭着滿臉蒸騰着的熱汗，一面交給石老么一封公函。

「石當家的，這是我們的隊長派我送來的。」眯縫着細小的眼睛，皺攏起褐色的面皮說。

石老么看也沒有看，就把公函扔掉了，他豎起來鷹一般的眼睛，叫喊着：

「你們隊長給我來鳥公函，我跟他沒有一點瓜葛，找我來幹屁！」

「當家的，你看看。」來人老早就知道了這個英雄的脾氣，是不能觸犯的，如想他討的歡心，應順從他說好聽的話。陪着笑臉，伸一個請求着。「請你看看，看看就知道了。」

「我不看，有什麼事情就是事情，要筆桿別跟我來，我不高興這一套玩意兒！」石老么黧黑的臉，世乾似的繃得緊緊的。

旁邊的夥伴們，看出來事情將要僵住了，怕要不到一個適當的下場，暗暗示意着送給別人，叫他爽快打開窗，把其中的事情念出來聽聽算了。來人慌恐的窘了半天，漲紅的臉像要燦裂似的，渾身上下流竄着難言的刺癢，當他警覺的明白了這個意思的時候，解圍似的先自安定下不寧靜的心神，看也不看一眼公函的就照直說了：

「隊長，請——當家的——去——去談話，聽說要——收當家的——當排長，約麼是——是這麼一回事情。……」

「什麼？當排長？」石老么直了封陳着蹙沙的眉毛，不同尋常的答覆着說，「收回他的意思，咱石老么不想幹。排長就收了我的心？師長也不行！想幹，當小兵都情願！」

夥伴們望着他們的首領，在暗地里測察着他的神色，以他的命令為依歸，他們是盲目的服從着他的。他沙漠上奔馳一天，他們就是他死難相共的夥伴；他如果當了排長，他們就是他東征西討的兵丁。他們是要共同行動的。

石老么沉了沉粗渾的氣息，想起來一件被他遺忘了的事情似的，他忽然急沖沖的問：

「喂，誰是你們的隊長？」

「就是徐隊長。」

「徐——莫不是徐步雲？」

「不錯啊。」

「徐步雲，徐隊長？好一個徐隊長，別跟咱耍槍花罷。跟你說，咱石老么要不是因爲徐隊長害死了這方面的堂兄弟，懷恨他，跟他作對，還不賭咒幹這一套呢。這惡霸，咱沒有找上大門去收拾他，就够他運氣，他還想要花頭來收我！好不要臉，我會給你這樣的壞蛋當排長！」石老么把過往的舊事，沉痛的追思到他的眼前，仇恨緊壓着他的胸脯，喘口氣都有些吃力的，他不能制耐的牽連起憤怒的熱火，燃燒起憎恨的濃烟。「兩國交戰，不斬來使，這回不槍斃你算你運氣。快，去！」

石老么繼續着騎着他的白龍馬，手把着六輪槍，依然如舊的在漠上，草原上，山崗上奔馳着無盡頭的路程，他，他的夥伴們纏在一起，馬蹄子翻起來滾旋着的無垠的高黃沙。他，

趁着興，張大了喉嚨高唱：

白龍馬，

六輪槍，

今天你把我駝到這裏，

明天你幫我射殺仇敵，

寶貝喇，

別離開我，

我也不扔下你，

咱們要牢靠在一起。——

天是那樣的清朗，藍油油的像柔軟的棉綢，像靜謐無潮的海洋，風停止了叫嘯，塵沙午睡似的忘記飛揚了，綠茵茵的遼闊的草原上，抖閃着一羣一夥的，雪白的，烏黑的羊羣，嗒嗒的嘯出來和平的，天真的動人心坎的高音，駱駝奔動着高大的軀體，邁動着沉重的，有

節奏的脚步，不停息的響着旅人不耐煩的鈴鐺。

石老么一個風景畫家似的，聚精匯神的注視着四野的景物，歌曲唱得更爲響亮了：

我們不當官喇，

我們不占山爲王，

我們不貪財喇，

我們也不劫掠姑娘，

我們要找尋貪賊的鬼傢伙，

把他們一齊殺光！

今天這樣，

明天這樣，

後天還是這樣，

內蒙古——

你啲——我的親娘

正紅旗正黃旗的東北，那里盤據着一個大城，現在叫商都縣了，從前，它却叫着七台。七台的城頭上，有一天插上了一面着槩般的旗，日本鬼子打張北經大青灣，烏蘭大壩，開到這邊來。他們把閃亮的大砲，架在西門上，朝着廣曠的漢野上豎直了監視的，凶橫的，敵對的眼睛。商都城，從前走周圍千八百里內集通商的中心點像蛛網似的從外網羅來蒙漢人羣，他們有的在交易皮貨，有的在買賣糧食，還有人在收買牛羊，熱熱鬧鬧的察北的百靈廟。但是現在，從蛛網的四邊移進中心點的人們，不約而同的像些散漫的舞蠅似的，不敢飛進那兇橫的蜘蛛了。從土木台，從紅格爾圖，從土城子，他們警戒的封鎖了前這的脚步，敵視的遠遠的躲避着道察北的百靈廟。

打哈沙土同大灘，石老么有一天從商都縣境過身，和往常一樣，他不過是借道走走，到正黃旗，就入了綏遠境。手掌一般熟悉的道路，一清二白的記在他的腦中，他用不到在這方面化費工夫去思索，他也無須乎有什麼顧慮。他拉開大隊，大模大樣的唱着歌，他們沒着斜過

頭頂的，閃亮的太陸，響往着的快要會見那久別的羊羣和念舊的駱駝，他們也可以親晤久別的蒙古包和熟稔的黃沙。一個旅人回鄉的愈近愈感驚奇的猜測和歡熱的戀，熱狂的在每一個人的身上，痙攣的不安的流動，他們瞪大了癡愛的眼睛，朝着前路伸出去不可遏止的歡快的手掌，準備着在抵達目的地的時候，摔出去手中的香烟頭似的，便把每人在行程中帶來的疲倦一下子都投到慈母般的懷抱去了。他們沒有提防，他們萬萬沒有料到，他們這時候已走進了日本兵安排的圈套；這些不講義氣缺少人性的敵人，把他們重重的包圍起來，話也不搭的就開了火，機關槍照人多的地方，突突突的爆豆一般吼叫着，步槍連成串，封鎖住四外的邊角，槍聲震破了人們的耳鼓，塵沙遮障着人們的眼睛，馬在瘋狂的衝撞。天塌了，地似乎陷落了，茫亂時彼此之間失去固有的聯絡。這樣的仗怎麼能打好呢，一方面是先有了佈置，一方面全無防備，戰爭的勝負歸結是可以推想出來的。天黑了，石老么在慘重的失敗中，拋下了救不活的患難相共的夥伴和牲畜，淒然的擠落出滾熱的眼淚，率領着殘存的人馬，呼嘯着打開一條路，拚死命的衝出重圍。

「夥伴們，」聚攏起人馬在一片洞黑的墓地上休息着的時候的石老么憤怒的臉上，閃灼着復仇的火焰，他舉起馬刀，清脆的響了一聲，迸着火星，一根豎直的石柱子被他砍斷了。

「從今天起，咱們要改變咱們的目標，一心一意找鬼子，跟他們拚，給死難的夥伴們報仇！給中國人爭氣！你們贊成不贊成？」

「贊成！」

「誰有三心二意，就跟這石柱子一樣！」

悲哀的，沉痛的在洞黑的荒野上，歌子唱了起來：

我們要找尋「日本鬼子」

把他們一齊殺光！

今天這樣，

明天這樣，

後天還是這樣……

石老么不再找尋着貪賊殺害着了，因為他們總都是中國人，有什麼帳都等將來再算罷，現在，比貪賊還應該剷除的，就是那些日本鬼！日本鬼給他們創立了血的仇恨，他們必須要
用同樣手段報還給敵人。

白龍馬，六輪槍，伴同着石老么的歌聲，風一般的在內蒙古草原上奔馳，叫嘯，飄蕩。

……

「誰要打日本，誰就跟我來，我石老么跟日本鬼誓不兩立！」石老么揭發起這個激勵的號召，今天是這一套明天是一這套，散漫在荒郊的野火似的，憑藉着春風的吹拂，在各地的普遍的燃燒起埋藏在深處的新的生機，從各個不同的村鎮，從各個不同的旗盟，流水似的投進來一羣一羣的新夥伴。他們的家財遭到日本兵的搶劫，他們的家人遭到日本兵的姦擄，他們的家屋遭到日本兵的焚燒，諸種不同的，殘酷的惡行，衆集在一起，逼迫着受害的弱者，竭力掙扎着，寄託一切報復的雪恨的心願，投進這一個專打日本鬼的漩渦里，期冀能夠實現他們的希望。他們服從着石老么的命令，服從着他的白龍馬和六輪槍，好好幹喲，早一天實

現那復仇雪恥的希望！

意外的，猜解不透的新奇的怪事，在這一夥人的面前發生了！日本兵，翻過去從前敵對的圍擊石老么的辦法，在口口聲聲講什麼親善的，派來了一名代表，歡迎他回商都城去領將領兵。石老么簡單的石頭一般堅硬不化的頭腦，是不常常能够繞灣的，他不能即刻的明白過事情的真象，正如他不明白天是爲什麼老那樣高不可攀！他明白內中的道理：從前借道走的時候，像冤對頭似的圍着打，一絲一毫不放鬆，一下子打包渣才稱心如願；現在又換了一副臉像，笑盈盈的往回講，這是什麼話！有一分骨氣的人也不這麼辦！滾你媽的蛋罷，石老么不是隨風擺的垂楊柳，說和就和，石老么不聽這一套。

石老么沒有忘記這件事情的，小時候，我的阿爹打我的耳光，打完了，送他過甜棗吃，他便哭也不哭了。阿爹究竟是阿爹，那沉重的手掌打着我的耳光，到現在他還恥辱的不能遺忘，日本兵的圍打，他會因爲他們的邀請，爲這個美味的甜棗，忘去了那沉重的手掌？這點點淺鮮的道理，石老么想了想，全明白了。

日本兵請石老么回商都，還說要請他指教的，派來的代表帶來了許多禮物，外帶兩萬元的老頭票。代表是個矮個子的傢伙，八字鬚，油黑臉，跟日本人長像差不多，據他說，「從前的圍打是出於誤會，不是有意幹出來的，他相信此後不會有第二次的誤會……」

「這是真話，過去的事，請當家的原諒。千萬別記在心上。」

石老么不回答，死釘釘望着八字鬚下面兩片翻動着的狡猾的咀片。

「參事官說，想編騎兵師，委當家做騎兵師長。嘻嘻，好機會……」

「參事官？」石老么還是頭一回聽說這樣的官名，他好奇的追問着，「參事官是什麼官，咱鄉下老土包可是不知道。」

「參事官是日本人當的？」來人小心回答着，仔細的打量着這一個馳名草原上的英偉人物，究竟他和平常人不同的有什麼特點。

「日本人當的？日本人能當中國官麼？」石老么不同意的搖着頭，黧黑的臉上閃射着憤懣的顏色。「這可不成，日本人當中國官，成什麼話！」

來人是個老公場面的說客，商都城裏有頭有臉的人物，當他站在姓張這一邊的時候，他可以幫同張家痛罵王家怎樣的混蛋，掉過頭，他可站在王家那一邊，詆毀張家怎樣的膿包，到最後，在還可以有把握的把兩家不能相容的仇家聚攏到一塊，把天大的仇恨給和解着的融化了。他爲着這特殊的本領驕傲，他在日本官的面前，買藝似的誇下口，担任下收復石老么的任務。一個腦筋簡單的鬍子頭，還有什麼不好說服的，並且外帶着師長的官位和兩萬老頭票，再傻的傢伙他也能分得開輕重，他也該低首服從的！現在，他決定盡最大的力量，說服這個奇特的人物，雖然一開始他的語氣不大上套，過一會是總會有他意料着的下文的，辦不了這件事情，哼，一萬塊老頭票的賞賜。

「當家的，」這個代表不理會石老么的問話，把它壓下去的另闢途徑誘引着說，「人不能不想到後日，光顧眼前那還行麼。大丈夫在世間，縱不能青史標名，也應該作到光宗耀祖富貴榮華的地步！你說對不對？編師，當師長，還不是一小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比起當年的趙子龍！一個師，月月少不下十幾萬，名利雙收，上對得起天地，下不愧父母，當

家的，嘻嘻……」嘻嘻的笑着，八字鬚上潛藏着奸狡的，玩弄的神色。

「編騎兵幹什麼呢？」石老么滿未加細的鑿磨說客的高見，只是冷淡的問了一句。

「編騎兵師保衛內蒙地面啊。」來人從主人的簡單淡漠的追問中，探到了他「然有意」的索求似的，搶先的說了出來，「內蒙地面不平靖，咱們內蒙的人要起來幹。編好軍隊，咱們自治，內蒙古人自己治理自己。咱們不叫南邊的蠻子當咱們的官。」

「自治？」石老么不瞭解的問。

「是的，要自治啊，自治自然後防共，日本人幫咱們自治，幫咱們防共呢。」

「既然自治，爲什麼要日本人幫忙？爲什麼要日本人來做官？」石老么的詰問，機槍似的射擊出去。

完全出於說客的意料，一個簡單的鬚子頭，還會這樣的難於對付，他棘手的，不安的回答不出適當的言語，在敷衍的：

石 老 么

「那——那——」

「那麼上次日本兵圍着打我，究竟是什麼意思？」憤慨的火氣，在一個粗魯直率的心臟中蔓延的燃燒起來，一團團的向着周身四外發射。

「那——我不是說過，是出於誤會麼。這還請……」

「住口！」石老么粗聲叱喝着，「不準你再胡說！什麼叫誤會？瞎扯蛋！不過是因為沒有打死我，又想來買我的賬，還不是因為我有千八百人眼紅！哼，編師編旅的，自治防共的，跟我沒有一點緣分！別的話，我也不多說，我只記得我砍過石柱子，我發過誓，跟我們的仇人——日本鬼拚到死！我不能喪良心，投降日本鬼！鬼子找我麼？來吧，看準我的白龍馬就幹，可是我的六輪槍也不讓人。滾你的蛋罷，代表先生，跟我要咀片沒有用，搬來諸葛亮我也不會答應！兩萬塊老頭票，對不起留下來給死難的夥伴們化化，別的禮物一樣不收，拿回去你們自治用罷！」

石老么霍的跳起來，抓癢似的把老頭票撕開，當着來人的面前，燒成一大堆紙灰，他獸獸的朝着商都城的方向行了個哀悼的敬禮，他的眼眶盈繞着痛沉的熱淚，緊接着，他握牢了

鐵塊一般堅硬的拳頭，英雄的氣慨傾注在他緊咬着牙根上：

「死難的夥伴們，咱石老么一直到死。一定找日本鬼拚命的！」

隆冬的一個夜里，當猛烈的朔風鞭抽着人們的肌膚，濃厚雪團溶濕了人們的手腳，大地被撕裂的號叫，人的呼吸凍結了失去了溫暖的時候，石老么率領着他的夥伴們，傾瀉的雪海似的，呼嘯衝進了土木台，接了火。那是因為前一日，有一個衰弱的老人求到了他：

「你石老么麼？可苦了我，我尋了你好多天了，救救我們罷。……」

「什麼事，你說呀！」石老么不耐煩的截住話頭，他的習性使他不願聽別人扯長談，有事就說，說幾句就完，最不該囉哩囉嗦。

「土木台駐了二百日本兵，他們勾結地痞流氓，糟蹋婦女，搶劫錢財……」

「這可當真？」

「聽說你專打日本鬼，……」老頭子暖溶了冰凍的鬚鬚，繼續着說着他的話。

「知道了。你回去，明天晚上聽我的六輪槍。」石老么把事情答應下來。

於是，土木台的雪夜，掀發起一個激烈的戰鬥，槍聲在沉鬱的空氣中穿嘯着，通電的鉛絲似的燃細條的火舌，往返的交流，震耳的喊聲殺的聲音衝破了雪壁和牆圍，復仇的子彈，期穿了魔鬼們厚實的皮衣和殘酷的心，喊聲嘶顫了敵人的手脚，能靈活的應用他們的本能，積得山一般高的海一般深的發自百姓們身上的仇恨一起從鐵錘和大刀的尖端打出去，砍出去，得到報復的抖閃出燦然的光閃，而在盡情的歡笑了。

石老么獲取一個全然的勝利，二百多名日本兵，只逃掉三十多個，其餘的死者，被宰的豬仔似的，把僵硬的死屍身，凌亂的凍結在厚重的雪地上。

石老么在浮動的人羣中，在招搖的燈火中，在勝利的歡笑中，站直在雪地上筆直的繃緊黧黑的臉，鋼一般清響的聲音迸出他的口中：

「南都死難的夥伴們，咱石老么今天給你們報了仇！你們的英靈永存！」

石老么真有他的決心，他專心致志的到處找尋着敵人，今天襲擊這個村莊，明天襲擊那個村莊，每一次他都從日本人的身上獲取得到他的勝利。他不停歇的向每一個駐居着敵兵的

村落攻擊着。他截着日本兵的給養軍，他包抄敵人的運輸隊，朔風狂嘯的時候，他在引頸的高歌：

內蒙古，

看不見花，

這里有石頭，有沙，

日本鬼鬪來了，

變了天下，

中國人起來喇，

打退了鬼子喇，

保住自己的家，

打退了鬼子喇，

內蒙古開出來遍地的鮮花。

春天帶着慈母愛摯的溫情，親藹的撫吻着被解放了的融解的大地，大地像初生的嬰兒似的，吮吸着新鮮的，甜蜜的乳汁，神采煥發的招搖着新生的嬌豔的顏色。渲染着遼闊的原野，起伏的攤出來一片漫長的蔥綠，羊兒像些無數的輕柔的絮團，在無邊無沿的錦繡的地氈上打着滾，哞哞的哼着歡愉的春之交響曲，牧羊的孩童們，橫着笛子，吹出來貫穿塞上的迎春的小調，接受着從太陽那方面射下來的暖和的光芒。無論是牲畜和人喲，所有的動物，都那麼懶洋洋的忘去了冬雪寒威的迫脅，有一種說不出的勁兒在各自的內部無盡期的流竄着了。背負着人類憎惡的煩厭，風是整天的，時停時起的滲和着灰沙，在草原上兇橫的颳着，颳愁了清和的天月，沉下臉來像漆匠刷了一層深重的烏漆，颳散了人們欣喜的心情，負疚的浮上來陰鬱的暗影。但是，還叫人厭煩的風沙，動脈似的抓牢了每個生物的神經細胞，也助長着每一個不懼艱苦折磨的，奮鬥到底的性格，在漠野上，一天天的濕潤着的生長起來了。

石老么具有苦鬥的，不懼艱苦折磨的性格，這性格決定了他一身的事業！白龍馬，六輪槍，他下死勁的領着夥伴們奔馳着，跟敵人算賬。

當敵人的偵察機，孤單單的一架，傲慢翱翔在原野的上空的一天，石老么散開他的密集夥伴，在一顆古榆樹下靜靜的隱藏起來，飛機飛得那樣低，連裏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比比劃劃的飛機師多麼驕傲！飛着，飛着，打着旋，繞着圈，機關槍轉了方向預備掃射了。

「我來撲殺這隻討厭的老鷹！」石老么伸出步槍瞄着準，身子跟着飛機轉，憤懣的怒火在身上流竄。

「突突突！」飛機上的機關槍吼出聲來。

正在這時候，石老么的三八式吐出一顆準確的，復仇的子彈，子彈穿過了飛機的空隙，咬住了機師的咀巴，吮吸着滾熱的腦髓。機師感應的吼出垂死的哀音，嗚——的翻了一個筋斗，轟隆一下子掉下來了。烟，火，油，塵土攪混在一起，碎裂的翅膀也不再抖閃着刺目的光了。

「石老么！」

「石——老——么——」

「石——老——」

從散開的夥伴們的口中，爆擊似的射過來一陣紛亂的，巨大的歡呼。浪潮一般捲到了他們的首領的身邊。不可遏止的熱情，迫使他們抓到了石老么的胳膊腿的，不論什麼地方，發瘋的把他撕裂成碎，似乎才够稱心。

日子變了樣了，內蒙古，日夜不停的過着中國軍隊，誰也沒有數過，究竟過了多少人，只是川流不息的流過來，又流了過去。流到商都邊界，流到沽源邊界，流到別些個地方。……

石老么有些不大瞭然，莫不是河套的王英造了反？但他有一天知道了中國和日本開始了全面抗戰，那些軍隊正是開到前方打敵人的時候，他歡喜得九月陰淡的心，一下子烘得乾熱的興奮起來了。

「對呀！國家打日本，正對呀！咱石老么更有辦法了！」

騎着白龍馬，拿着六輪槍，石老么找着敵人更猛烈攻擊着。

「老鄉們打日本麼，同咱一道來呀！國家也在跟鬼子幹起來啦！」

有一天，石老么燕子歸巢似的，投進祖國抗戰的陣營裏來，他被收編當了團長。他曾經對他的夥伴們，苦口婆心的作着解釋，因為他從前一再聲明他是不當官的。

「夥伴們，別疑心我。我當團長，不是爲作官，是爲了打日本方才這樣幹的。我不作官，不發財，這心願不會改變！你們別叫我石團長，要叫我石老么！到軍隊裏因爲大家夥聯合幹事力量大，好給咱們死難的夥伴報仇，給中國人報仇！你們別錯想我，我跟從前一樣，幾時打走了日本鬼，咱們幾時就放下槍，安安心心回到家鄉過日子。」

夥伴們諒解他們的首領，他們沒有異意，正如同沒有三心二意的服從他的命令一樣。

石老么對他的上級，他的新師長，當他設宴款待他的時候，他不安的請着說：

「師長，別笑話我，我不懂得什麼禮節，在野地上跑慣了的大老粗，誰管這一套。我就懂得打仗，我有千八百人，隨你調遣，我聽你的。一天生，兩天熟，師長別客氣。」

酒染紅了他的臉，酒引發起他的話語，失口的說出來他的舊事。

「從前鬼子收過我呢，收我當師長，我沒有幹，咱石老么不能認賊作父喪天良。說攏歸

，請師長高看，多多指教。」

騎着白龍馬，馬兒抖擻着用不完的慍悍的力量，佩着六輪槍，槍尖眨動着勝利自滿的眉眼，石老么的心里開了一朵鮮豔的花。在他的簡單的行裝上，斜着肩膀跨着一條武裝帶，脖子底下閃爍着四顆亮晶晶的金星的紅領章。

「總有點弄不慣，」他常常因為武裝帶溜下肩膀，感到有點不勝其煩，「那天高興我就扔掉這麻煩人的玩意兒。」

師長派給他新的任務是截擊敵軍的運輸車，且在小心指示着他，要等車輛過去一半時候，再開始射擊。石老么答應是答應了，他憑他是可以照辦的，但當他一見那突突的奔來的大長車的面，長長的一串像條長蛇的時候，他忘記了師長的吩咐，忍耐不住的急得開了槍。弟兄們隨跟着射擊，敵人的汽車隊遭遇到這樣的意外，掉轉頭去就驚慌的退轉去了，只損失三輛不能開行的擊傷的卡車，殘毀的停滯在路旁。當石老么把戰鬥情形，據實報告給師長的時候，師長和愛的笑了一笑，說：

「很好，你很勇敢，就是開火開早了，若是按照我的辦法的話，會得到更大的勝利。」

「你的辦法？」石老么有些不服氣，「師長的辦法，是小人的打法，咱石老么是君子打法，不打便罷，要打就打，不縮頭顫腦的。」他覺着他並沒有錯。

「我們不管你君子小人，我們只是要爭取一個理想的勝利。」

「但是——」石老么想反抗着師長的意見，却感覺沒有充足的理由說出口外，人就暗地裏憤然的說，「不幹這玩意兒的團長了，還是回到自由自在的沙漠上，逍遙遙幹自己的罷。」

「不，」他接着又猛然明白過來，「打日本是要大家夥同心合力幹的，誰也不能鬧意見，師長的話並不錯。」像孩子似的，瞞不住深藏在內心的隱質，他把這事情羞慚的對旅長說了，他請師長饒恕他的粗魯，請師長千萬別多心。

「沒有的話，大家夥好好幹就是了。」師長感動的，親熱的拍着他的肩頭。

當雁羣咿咿呀呀的列成隊形，怡然無羈的飛向南方的時候，石老么率領着他的一團患難

的弟兄，輾轉的奔波着，順着同蒲路，往南，往南呵，和歸雁取着同一的方向，在平遙城割下來了。

娘子關失守了，太原慌亂了，東陽關發現敵人……一連串的使一個軍人聽來不愉快的，神經緊張的消息，刺激得石老么忿激得發火似的迷亂。

「這叫什麼事，就聽憑着把一個個的城關都送給敵人？他媽的，這事軍人頂丟臉的事情！」石老么對着他的弟兄，暴躁的叫喊着，「不能退！咱們再不能退。」

「我們要找尋日本鬼子，」

他拉出來高昂腔調，揮舞着拳頭唱着，弟兄們一齊聲附和着他：

把他們一齊殺光！

今天這樣，

明天這樣，

後天還是這樣。……

當敵軍推進到平遙附近，石老么從他的偵探得到了確實的消息時，他立時下去了「準備迎擊」的命令。

「弟兄們！」他沉痛的開了口，「咱們不退，把鬼子們殺光！平遙城是我們的戰場，也是我們的墳場！」

「跟平遙城共存亡！」弟兄們齊聲喊着。

騎着白龍馬，手拿六輪槍，石老么城裏城外巡行。

敵軍依仗着優勢的兵種和猛烈的火力，一步一步的逼近了平遙城，炸彈撕碎了凍冷的地表，槍聲攪亂了四野的平靜，在空氣奔流着濃重的烟塵和窒人的氣息。房屋着了火，林木延燒一片，喊叫，哀號，死亡，毀滅，崩陷……像爆發的火山。

「殺！——」石老么激昂地喊着，冒着彈雨的射擊，指揮着戰鬥。

只要一聽到熟悉的團長的喊聲，受傷的弟兄們爲一種說不出的力量推動着似的，興奮的竭力的掙扎起來，自願的拚着他們的最後的殘生。他們瞪大了失去人性的血眼，揚起來光閃

的大刀，各個在齊聲應同着！

「殺！——」

遭到了意外的強烈的抵抗，且在一次一次的吃了慘重的敗退之後，敵人收起來傲然猛攻的戰法，又在斟酌着對策了，這種敗退是有辱皇軍的聲譽的。「用排砲排毀整個的城池！」指揮官不吝惜的發下這樣殘酷的命令，希冀挽回敗退的局面，只要能爭取到一個勝利，彈藥的消耗是不能惋惜的。於是，暴風雨似的開花彈，叫嘯着穿過空際，普遍的在平遙城內濫開炸來了。烟與火，血與肉攪成一團，織成了垂死的，覆滅的魔網。……

「弟兄們！」石老么嚙在焦慮的跳鑽着，他判別出敵人的陰謀鬼計了，「別守死，咱出們擊！」

被封鎖在砲火之下的，未死的弟兄們，驚喜的響應了這個號召，躍出各自掩藏的地位，準備出動。衝鋒號響了，弟兄們奔跑着，石老么在這時被砲彈的碎片擊中了。他佻搖的支持着他的身子，不使他墜下驚跳的，受傷的戰馬，咬咬牙，喊出來斷續的語音：

「弟——兄——們——你們——殺——呀——」像包袱似的他摔下馬鞍去了，他嚥完了人世上最後餘存的一口氣，他的胸中湧出鮮紅血潮。他死了。昔日奔馳在內蒙草原上的首領，如今當真的把自己葬在平遙城這大墳場裏，他死了，他再不能指揮戰鬥，他再不能放縱高歌，他的呼吸停止了，他的血液凝結了，只有他那一對清亮的尙未閉攏的眼睛，似乎正在欣喜的望着那吹號吹得正有勁兒的號兵，長久的不合上他的眼皮。

小 學 五 年

海的彼岸

舒羣

在他用槍彈暗殺了一個被仇恨的日本將軍以後，在他孤獨一身走上長途逃亡以前，他需要會見一個人。這個人會以自己的不幸換他的誕生——他的母親。

他帶着自己的一個暗影，沉默的站在這沉默的海邊。這時候，遺宇宙靜得好像祇有他一人生存——人類唯一的繼承人。任隨深濃的黑幕，把他裹緊，甚至被消滅於無形，他似乎忘記了身邊的夜。任隨湧來的潮水，湧近他的腳邊，任隨暴風捲來的暴雨，浸濕他的衣服以至皮肉，他似乎忘記了所遭的苦難。

雖然，他曾是朝鮮貴族之子，往日的昌德宮廷(一)上，也曾自由來去。雖然，他的童年，曾在黃鶯跳舞(二)和雅樂歌(三)的演奏下，歡樂得忘形。雖然，他在美麗的記憶中，曾保留個檀君(四)的光榮和驕傲。但是，這一切都已成爲昨夜之夢，渺茫而難尋。

現在，他那天賦的智慧和勇敢，使他常做生命的冒險，他不惜以自己的墳墓代替南天門（五）的基底。現在，他在祖國的軀殼中，尋覓失散了靈魂，他不讓偉大的國運，隨着李朝（六）終結了。

他的家庭，隨着國運漸漸的衰落下來。現在所保存的，不過是小小土地和幾間房屋——以往萬一的繁榮而已。但這土地和房屋，在今日的朝鮮人中，也是稀有的。如果比之於一般的朝鮮人，還不失為乞者之中的紳士。不過，他的家庭，不再允許他像往日一樣的行走，或是停留。幸而還有這幾十里外的海邊，不忘它的主人，讓它久久的等待，等待他的親人。

這親人，往日曾是貴族的少婦，而現在不過是一個被踐踏的老女人了。她從童年到衰老，在祖國這一度興旺和沒落中，她幾乎嚐盡了一個人生的幸和不幸。其間，恰好消磨了她六十多年的時光。在那長久的歲月里，她生過五個孩子。最後一個孩子生了不久的她便成了寡婦。那時候，她還年青，但爲了給自己清白的終生，她不願再嫁任何一個男人。她容忍着青春的難言苦痛，把自己的孩子一個一個的養到成人，希望以長久的辛勞，換取自己臨終的一

剎那的安逸。誰知道她彷彿被一種惡運注定，生前她難再摸索到幸福的邊緣，在監獄在刑場，在失蹤的路上，她已經永別了四個孩子。如今她又將和最後一個孩子告別；別後，她便是一個孤獨的老人，除去自己的墳墓以外，無所憑依。

被損害的朝鮮人，母親和孩子常分離到孤獨為止，常不知道什麼是骨肉的感情，什麼是家庭的歡聚。二十年前恥辱的北京道（七）上重造了恥辱的獨立門（八）從此，這裡的人便唱起阿里朗（九）了。

停留在海邊的這個人，不久便是阿里朗的歌者之一了。

被夜色和風雨所模糊了的海邊，宛如雲霧之間一樣茫然。天和海，祇是深淡兩種黑色。一切的景象甚至奇蹟完全消逝在那兩色中。所聽的，祇是雨滴像水箭一樣的射着沙灘的音響，還有那不知去向的海風，吹過時遺下的一陣陣的吼聲。他在雨下，風中，深深的感到了秋夜對於人類的惡毒的摧殘了。

他漸漸的看見了在黑暗中慢慢移動而來的一個更黑的影子。然後，他又漸漸的聽見了那

影子低聲而胆怯的喚着他名字的聲音。這聲音，衝過風雨騷音之間，傳近他耳邊的時候，是多麼熟聽而留存於童年的記憶的呵。於是他奔避過去，抱住來者——他的母親。

他靜默，她嗚咽。靜默和嗚咽就是他們告別的哀心的言語嗎？

他們不敢相望，祇是望着遠方。自由，幸福，以及他們一切的理想，彷彿就在所望的天和海相連的——線之外——海的彼岸。

久了，她終於說話了：

「那邊就是中國嗎？」

他默認了。她又問：

「明天，你就是往那邊去嗎？」

「是的，我明天就是往那邊去的。」

「你真是一個人去嗎？」

「……媽我不能帶你去……我祇能一個人去……媽，你知道，我的路是不易走的！」

是的。阿里朗十山崗是難行的，縱然是大理石舖平的路。(十)

突然一剎那間，她彷彿看見了自己留在海的這邊，而她的兒子已到海的那邊，被海把她們母子隔離了。雖然，海是遙遠而闊大的，但海上何處有她們再會的地方？於是，她藏在眼角的淚水，禁不住地流落下來，開始痛哭了。這時候，她老年僅有的體力消散了，鬆軟的老腿，再支撐不住沉重的上身，難不自主地歪斜下去貼在還可暫時一靠的她兒子的胸上。隨後，她從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條手帕，拭起淚來。

「……媽，你放心吧。將來你去找我，還是我來看你……不管怎樣，我們以後總有相見的日子……」

「我在臨死的時候，祇有再看到你一眼，那就够了……」

她對於自己這低微到可憐的小要求，也並沒有把握，所以她的哭聲更大了。

當這哭聲引起他一種恐怖的時候，他近於暴戾的制止她說：

「媽，別哭，媽……你的哭聲會給別人聽見……媽……不許你哭！」

人的理性，有時約束不了感情。尤其是她——一個不幸的老人在和一個最後的孩子告別的一切都不可預言的時候。

「……不許你哭，把手絹給我！」

她順從了，把手帕給他。她不哭了，直到和他別後。

別後的第二天，她便寫了一封短信，準備得到他的通信處，然後立刻寄發的。可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那短信不曾離過她的身邊；伴她，隨她而行，行過遙遙的旅程。這期間，她會被指為「帝國叛徒的母親。」而沒收了她的土地和房屋。她會被親屬和友人認為「災星」而拒絕收留。從此，在她看來，世界到處都是「禁地」將迫她與人類斷絕一切絡繫了。從此，她開始孤行，隨便是天外，或是地底。

她在困苦的生活中，賣掉一切私有物，比如幾十年前結婚時遺留下來的金屬的裝飾品。最後，在她身邊所餘的，好像祇有那封短信。信是這樣寫的：

我兒，你走了，莫再念我。你的平安，就是我的幸福。

我仍像往日一樣想念你，在今天，在明年，在我墓前生滿荒草的時候。

我常說，我並未老，你還那般年少，我們未來的歲月，是很長的。我們難道不能再有一度的相逢嗎？逢後我情願和你永別。

我盼着你的信。告訴我，你需要告訴我的。

當收信人收到這封短信的時候，信封，信紙和信上的字，都舊了。唯有收信人的地址和名字，是新的筆跡還有，信尾多了幾行新的小字：

我在病中，不便重寫仍是把這封信寄給你了。我不怨你。你安心，母親永遠是寬恕兒子的。並且現在，我已經知道，你給我很多信。但我因生活所迫，僅收到你請人帶的最後的一封。此後，我斷莫斷了信的往還。

此外，那短信仍是原有的，並未更改。更改的，祇有信的最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而已。這與原有的時日相比，中間的距離拖得太遠了，把人從青春拖到老年，從老年拖到墓邊。這時候，他的背，由直線曲成弧線。他往日的黑髮，一半已經脫落，一半變

爲純白，白得像他少年慣穿的衣服的顏色。但現在他白色的襯衣，却是黑色了。

他讀完信以後不住的起伏着一些零碎的記憶，像是來時海邊的潮水，不住的湧來湧去。這之間，他也有過歡快，也有過傷感。當傷感捉弄他的時候，他僅是長歎一聲而已。因爲他知道，一個人愈接近自己的理想，便愈疎遠了自己的親人。縱有母親，甚致情人，也難免不是孤獨者。是的，這樣的人不止他一個。

此後，他和母親常常通信；未曾有過間斷。最後他母親有一信說，她在世界上雖有長久的勾留了，在長埋地下以前，希望一見自己的最後一個兒子，他被天賦的一種情感所操縱，允許了他。

然而，這時候，日本的屍掌，又伸到上海每一角落了。因此，他，開始了祕密的生活。當他母親來到上海的那一天，他爲了迎接而在碼頭上。他看見了經過海上長途的一隻海輪，駛進黃浦江，停住碼頭。他也看見了從旅客之中被擠出來的一位老婦人，白白的頭髮，無數皺紋割裂了的面孔，以手杖支撐着衰老的步子，被幻想所迷惑的興奮而幸福的神情……

他認出了這就是自己所來迎接的人。但他不能扶助她，把她引到住所，也不能向她輕輕的呼喚一聲。而且，他不能不避免她的視線接觸，而遠離了她。因為在她的身後跟隨着日本的偵探因爲偵探想從她的線索上捉到一個十年不會捉到的「殺人犯」——她的兒子。

結果，他還是跟隨着偵探，從他們的足跡上找到了他母親所住的旅館。三天以後，他以竊賊的行動，到了他母親的房間。

正是夜深的時候，屋內已經熄滅了燈火，無盡的黑暗佔有着一切。床上躺着他的母親。爲了幾日來在盼待中所積起回焦慮，使她重犯了舊病，她的呻吟已是人生絕望的說明。

他輕輕的移近床邊，低聲的說：

「媽，我來了。」

這聲音。最初給她的感覺，是一個夢。後來她聽清了的的時候，立刻掙扎起來，向黑暗中伸出兩手，顫抖的摸索着：

「……孩子……你在那兒呢……快來……這是我手……你在那兒呢……把燈打開……讓

我好好的看你一下……」

在他看來，燈光是一切恐怖和死亡的引線。

他認爲一根火柴的小亮，也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因此，這片刻的會見，她祇聽到他幾句話聲，不會一見他的臉孔！——她久來的渴望，並未得滿足。所以在他臨去的時候，她這樣囑咐過他：

「你明天早晨再來一次……不……祇是在我的窗前走一走就夠了……我要從窗邊看一看你……」

他聽了她的話。第二天早晨，他特意從他的窗走過，走過幾次，終於沒有看見藏在窗邊的眼睛。

後來，他聽旅館的役者說，在那房間住的客人死了，死在黎明之前。

十年，十年不短，十年的別離更長於十年之間，他們不得一見。十年之後，一見仍是茫然。誰想到他們兩人把這十年的遺憾，一人從生前帶到死後，一人從現在帶到永遠。更誰想

到十年也是無限期阿。

他走了，走到無人的街頭，不自主的哭了，又不自主的掏出手帕，拭着淚水。他忘記了那手帕曾是爲了母親的哭泣而收得的；當他記起的時候，不再用它拭淚，而當做珍貴的紀念品收起來了。因爲手帕拭不盡淚水，淚水也洗不清仇恨。

(一)朝鮮的故宮

(二)朝鮮宮庭的舞蹈之一。

(三)朝鮮宮庭的音樂。

(四)朝鮮人所崇拜的開國的皇帝。

(五)朝鮮漢城的城門之一，歷史上僅存的足以代表朝鮮的唯一紀念物。

(六)朝鮮被日本併吞前，最後的一朝。

(七)從漢城到北平的一條大路。

(八)朝鮮屬於中國時，在北道上，曾造一「歡迎」中國使臣之門，後被日本改爲「獨立

門」。

(九)朝鮮最有名的民歌，幾乎每個朝鮮人都會唱。其中充滿着流亡的悲哀，可以說是一首最好的流亡曲。

(十)據說這是朝鮮白頭山下的一個山崗，流亡者常經此地流亡。阿里朗的歌子，便是因此產生的。所以這山崗，就是指流亡的路說的。

——海的彼岸——

遇 崇 漢

羅 烽

——一個宣撫員的自述——

行爲決定了我的人格。在行爲沒有證明我的人格改變之前，我無須將漫長的歲月——二十二年了——中，內心所包藏的痛苦，告白別人，希求在心理上減輕我的痛苦，而不再讓那無法洗掃的辱垢，隨着我的年齡增長下去。我無須要求別諒解我。在過去的漫長的歲月中，我也沒有那樣的知己。你應該比別人瞭解我的處境，在「九一八」之前，生我的故鄉——大連，早就像目前的北平一樣。我受的是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我的視野，僅觸到那仄小的，被統治了的天地。生活環境的薰染，使我說不清楚中國話；使我學成了東洋式的禮貌——直到而今，鞠躬的樣子還是硬挺挺地，就想改變溫和一點都很難——總之，除了潛藏在肉體中的血液，還能證明我是屬於祖國的，而外，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萬分地可疑了。就是因爲這個

，直到現在還有少數同事們，不大相信我，但是，我並不怎樣爲此焦躁，用理論爲我的冤枉爭辯；我唯一的保障，還是那個：從前，無愧於心的；如今，無愧於祖國的行爲。

時至今日，我竊喜我也有攻擊人的權利了，我絕沒有向誰報復的企圖，我祇想，發揮那從我的人生經驗中所獲得的結論：越是愛好以惡言詆毀他人行爲的人，他的行爲越不如人。我的上司——我聲明，他不是我的敵對——他是位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他應該是百萬大軍中的靈魂，指南針，但他用愚昧的動作，損傷了他的機構，使自己走上歧途，同時，也不准更多的人們折回正路。此外，他還幹些甚麼呢？那是類似不顧祖國利害的商人正在進行的勾當：走私！他的辦公室，成爲了交易所，他的下屬，成了經紀人，而他自己却經常用嚴肅的態度，刻薄的字眼，懷疑的無情的眼睛教訓人，指揮人……

你聽這些感到疲倦嗎？

自然，似乎這些我沒有置喙的身份。同時，這些也不是你所急於要知道的事實，在我講述我的遭遇的經過開始的時候，請你通統把它遺忘了罷。但是，我要求你：相信那話不是詆

毀人，否則，我下面所要講的，無疑的，你便視為虛妄的故事了。

在故鄉，人們都失掉了自由：財產被統治，思想被統治，生命也被統治。一天做爲牛馬，也許在明天就做爲俎上的肉。當神聖的戰爭發生不久，在東北。失掉祖國的饑飽溫暖的青年們，就開始被日軍大批地押運到關裏來，這些不幸者，大多是偽裝日軍，在無情的機關槍監視之下，做爲侵略者的極先鋒，他們一批又一批，接受着祖國難以諒解的子彈而死亡了！少數的僥倖者，被派到部隊裏當翻譯，或是被派到宣撫班裏担任宣撫工作。我就是屬於後者的。

然而，我並不認爲我是僥倖者；我甯肯飲祖國難以諒解的子彈而死亡，我不甘心活着用我的舌頭和嘴欺騙那些被難的同胞。可是日本宣撫員總是強迫我向祖國被難的同胞們宣講類似這樣的話：

「你們不要恐懼，「大日本皇軍」。是中國人民的「救星」，他今天特爲來拯救你們的災難，「大日本皇軍」把「中央」和共產黨掃蕩乾淨，你們這裏就變爲樂土啦」。

「你們不要驚慌，家家安居樂業，這就等於幫助「皇軍」，「皇軍」自然是給你們造永遠的幸福的……」

這工作無異壓迫我們自殺呀，我已經說過：我不甘心活着用我的舌頭和嘴欺騙那些被難的同胞。說到這裏，我向你講一講侵略者的宣傳的矛盾，這一點也可以說明侵略者宣傳手段的愚蠢：日軍每佔領一個城鎮，必定派宣撫班向民衆宣講一套類似那樣的話。有時更向小孩子們發一些廉價的糖果，他們利用甜蜜的魚餌，釣住婦女們純潔的心。但是，同一個時間，那些「皇軍」們却在另一個地方，赤裸裸地填補他們侵略的慾望：燒，殺，姦，掠……造成一個不可形容的極其恐怖的地獄世界！

關於侵略者的矛盾和殘酷暴行，不用說，你是比我更瞭解，更知道得多的。可是在這裏，我不得不約略地說一些，因為那時，我的感觸完全跟你不同；你是被激起一種慣恨，想着積極地復仇，而我是被激起一種痛苦，想着消極的自殺。你想想看，我算甚麼人呢？不能喚醒同胞反抗侵略者，反而勸告同胞做順民，供他們燒，殺，姦掠。我除了死，還有甚麼方法

免除我的痛苦和贖回我的罪惡呢？

我懷恨我的父母爲甚麼生我在大連，假如是住在東北另一個縣份，即使做爲侵略者的極先鋒，接受着祖國難以諒解的子彈而死亡，我的痛苦也未必像那樣深長啊。

我又講了一些你所要知道的故事以外的話，大概你嫌我太嘮叨了罷？不嗎？那才好，如此，我可以安心地把我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講給你聽，現在我就開始了——

從痛苦解放出來，唯一的方法是自殺。

這方法，我不祇是空想，我却無時無刻在找一個決心的機會去實行。

那是去年秋天，我隨着宣傳班到趙城東南的一個村莊去作宣傳工作，日本班長又講出那套宣傳的濫調，命令我翻譯給老百姓們聽，我呢，托故拒絕了他。這理由自然是不太充分的，因此引起他的不滿：

「老實人，你說實話，你討厭這工作了嗎？」

「是的！」

我的回答雖然異常簡單，可是我記得我的面部表情，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那複雜：反抗揩淨了內心的痛苦，勝利中又浮起死的暗影，但是，死，不無威脅我，屈服我，因為我正在海闊天空地尋覓它，求之不得呀。

意外的是：他沒有當場發怒，但比我更其簡單地說一聲：「好」，然後就命令身旁的蘇慶育——他是我的同鄉，和我担任同樣的工作，他比我大五歲——說：

「你，怎樣？」

你知道，他比我年長些，他比會忍耐些，他也比我更會在暗地裏嘆氣，那聲音，真是使他自己的耳朵都聽不着。但是他在侵略者的面前，從不露出不悅之色，他鍛鍊得能在呵斥之下，笑咪咪地接受命令。這你想，他會「怎樣」呢？

我很納悶，他爲甚麼不敢靠近我，在歸途，他一直是避免和我並肩走。有時，他用多樣的眼神瞥視我，顯見地，那是一種不幸的暗示。

一進門的時候，他像條泥鰍似的從我身旁溜過去了，在那一掠的微風中，飄掃着幾個幾

乎難解的字：

『把病裝得真一點印罷！』

謝謝他的好意。我是健康地走進宿舍的。蘇慶育，那個會在暗地裏嘆氣的傢伙，對於我，竟像預防黑死病一樣，始終不口他走進宿舍來。

傍黑的時候，一個兵叫我到班長篠那裏去。天雖然很晚，當空的新月，還投下一絲使人感到森冷的光亮。我側過頭來看那個農民出身的兵尾崎的臉上散發着不平常的緊張，我就知道事情是嚴重了。

尾崎的 子是直憨的，在幾個士兵當中，他和我是最要好，最能互相傾吐的一個。可是這次他表示跟我疏遠，而且保持緘默。他的臉，一直是不平常地緊張着，彷彿增加了月光的森冷。

那強烈的森冷。像一杯水銀滲入心的深處，更壓迫我的決心向下消沉，我終於開始戰慄了，你知道，有智慧的動物，都是有他的慾望的，那慾望之中，並不包含着死。

於是，我的脚步不如方才那樣輕捷了，它變成一種病態的沉重，那情景，除非你自己感受之外，我是沒法用笨拙的嘴形容的。

日本軍人常自慰地說：「爲天皇而死，即是永生」。我雖不求永生，起碼也要明白爲誰而死，我自己明白是：爲了嚮往新祖國，但是，在世界上若想出第二個明白的，那才真是奇蹟。

我說過：我無須要求別人諒解我。對於死，祇不過表示一點遺憾罷了。

不管怎樣，我走進篠原的辦公室，他像一尊偶像坐在椅子上。彼此的異乎尋常的眼光首先接觸了，我努力使他銳利，免得在他面前顯出示弱和甚麼胆怯的樣子來。

「怎樣？」這是篠原的口頭語，「你的病很沉重嗎？」

這是一句廢話，可是，你不知道，篠原的話，有時是非常費解的。這次，我自然不想理解它。我也不願意多浪費唇舌，順便說一句：

「是的。」

「那末，怎樣？」他一邊拉開抽屜說：「你打算休養休養？」

「是的。」我注意他開抽屜拿甚麼東西。

「我很早就看出你的病狀，」他深深地抽一口氣，嗚嗚的響聲，聽去是十分的溫和，「是的，你應該休養休養啦，」說到這，他從抽屜裏拿出一件黑色的東西，於是伸手遞給我，「怎樣？請拿去，它一定能够醫好你的病啊！」

不盡忠於天皇的，免不了要受切腹自殺的膺懲。我不是天皇的子孫，因此他不給我匕首，而是給我一支手槍。

「你懂嗎？」我把手槍接過來的時候，他說：「選擇不痛苦的地方下手罷，怎樣？閉上眼睛，對準你的頭！」

我沒有殺過人，我也沒有殺人的勇氣，但這次，我却要鼓起一百分的勇氣殺自己，我眞的閉上了眼睛，而且閉得那樣緊。讓那冰冷的槍口摸索我的前額。我的無能的右手，總像遭受風霜的花蕊，微顫地向下垂折。啊，假如可能的話，我一定先用手指挖壞我的兩眼，爲甚麼

呢？在平常我很想用幻想和我渴念的一切接近都歸於失敗，而這次，它竟違反我的心意，那末真切地讓我看見我的父母和其他的親人，讓我看見故鄉的海岸，讓我看見碧石油油的大海，和從岸腳跳起狂笑的浪花……這些，彷彿一朵蓓蕾初綻的鮮豔而燦爛的薔薇花，誘惑與迷戀我的已死的心。

「對準你的頭！」

像晴天的霹靂擊碎了我的夢。那損傷我自尊的聲音，告訴我一秒鐘也不許猶豫了，於是食指勾動着扳機，我便像觸電似的倒下去。

在朦朧中我聽到篠原的狂笑聲。我的神志立刻被那狂笑洗掃清醒。手槍仍然握在手裏，狼狽地爬起來。篠原的長而白的牙齒還露在唇外。笑聲只殘留着尾音。他的肩頭止在得意地聳動。

我知道，我是被他玩弄了；可是我全不知道他在和我玩甚麼把戲。

「把槍給我罷，」篠原伸手過來，溫和地說，「怎樣？你這胆小的孩子。」

「爲甚麼不裝子彈？」我把槍遞給他，抗議地說，並且再重複一句：「爲甚麼不裝子彈啊？」

「裝子彈你就不會再爬起來了！」

「我不想再爬起來，難道說，你以爲我怕死嗎？」

「不，孩子，你很勇敢……而且，你更忠心……」

「不，不」，我否認說。

「怎樣？不嗎？」篠原譏厲起來，「那麼，裝上子彈，你打死我罷！」

你明白這意思嗎？那是說：你若打我的念頭，我必先消滅你。他很狡猾，他用一支空鎗試驗我的心。因爲我反抗他的命令，我自殺而不殺他，他認爲是忠心於他，換句話說，也就等於忠於天皇了。

這樣的厚譽，真叫我慚愧。你看我簡直是個蠢貨，我爲甚麼手裏拿着武器，面對着敵人而不殺，反而要自戕，然而也算是不幸中之幸呢，假如我是個聰明的，我不免一無所獲反被

敵人消滅。

說良心話，當我把鎗口抵住前額時，我真有些後悔了。用自殺來解決痛苦自然是最澈底的辦法，但是，我不相信除了自殺之外，就沒有更妥當的辦法。篠原給我一個再生的機會，我再放過它，那我就太愚蠢了！因此我用這幾句話壓住篠原的憤怒。

「不，不，我是說我並不勇敢哪……」

篠原果然又溫和了些：

「哈，你勇敢，怎不呢？你敢把鎗對準你的頭……」

「但是，空鎗却把我嚇倒啦！」我說。

「那證明你確真有病，」篠原又把手鎗放進抽屜裏去，繼續地說：「安下心，你的病自然會好的。孩子，怎樣？你想家嗎？」

「是的，」我說。奇怪，不知道受甚麼感觸，我的兩眼立刻濕潤起來。

篠原笨重地站起來伸着懶腰，走到我的面前，用棒硬的巴掌拍着我的肩膀，彷彿耳語似

的說：

「我有辦法，明年春天讓你回家去看看，記得嗎？大連也是有櫻花的呢？」

過了一個苦悶的冬天，春天終於來臨了。篠原給我是希望，我根本沒有當做希望，所以不如願的時候，我也不覺得失望。

三月，從瀋陽移防到絳縣。你是知道的，越向祖國的南方來，離我的故鄉越遠了……我的同伴篠慶育很會自慰地說：

「越往南，氣候越溫暖了。」

我問他：

「溫暖，對於我們有甚麼好處嗎？」

你猜他回答甚麼？那才氣人呢，他說：

「溫暖是我們的希望，攻到洛陽的時候，我們就有希望回家了。」

藉這個機會，我故意試探他，說：

「有機會，咱們倆到洛陽去好不好呢？」他拍着我的腦勺警告我說：

「朋友，你不要遺個了嗎？留着它，還有享受的日子啊！」

他沒有第二個念頭，我對於蘇慶育這個人算根本絕望了。從那以後，我打定了主意：我的事情一概不和他講。

春末的一個黃昏，司令部的哨兵捕來一個可疑的莊家人。據哨兵的報告，認為那個莊家人是中國軍的間諜。在逼供的時候，他受了許多的酷刑，然而他矢口否認他是中國的間諜，看來這人非常愚蠢，又非常可憐。安達大尉問他的家在甚麼地方，他說離這裏很遠。再問他到這裏來做甚麼呢？他說是他找的老伯借糧的，可是他却說不出他的老伯住在哪個村子。

安達大尉問我：

「你看這混蛋像個傻子嗎？」

於是，我借口傳音地回答：

「恐怕真是個傻子呢。」

聽了我的話，安達大尉，用勁把桌子一拍，失望地喊道：

「快讓他滾」！沉思一會兒，又補充一句說：「誰他隨便在這個林子找一個熟人保他就行，」完啦他向那莊家人的臉上惡狠狠地吐唾沫，「滾，混蛋！」

他的腿被打傷得很重，我攙着他把他送到拘留室裏，在路上，他同我：

「你是中國人嗎？」

我點點頭，心裏真是難過。接着他嘆口氣說：

「日本人是不会攙扶我的喇！」

愚人僅說實在話，不錯，日本人是不会攙扶他的，那個安達大尉不是叫他滾嗎？祇要是中國人，我應該盡可能幫助的。我很擔心他在這村子裏找不出一個熟人來，果然我問他的時候，他儘管傻裏傻氣地亂搖頭。

我爲了營救這個莊家人，第二天我做了一件冒險的工作，我偷偷地去找村子裏的一個姓胡的閩長——我和這個老漢很熟，我和他說，一個很好的老百姓，被司令部誤當奸細抓來，

因爲逼不出口供，只好放了他，但是他在村子裏找不出一個熟人給他担保，最後我用大義激勸那老漢，說：

「中國人不救中國人，還等救呢？」

那老漢低頭想了想說：

「你的意思叫我怎樣呢？」

我告訴他，等司令部傳他的時候，就承認那莊家人是他的親戚，同時，我教給他關於應付的細節。我回到司令部，又把莊家人遺邊佈置妥當。對詞的時候，好在我是做翻譯，一點也沒有露馬脚，結果，那個莊家人當天晚上就被釋放了。

雖然這並算不了甚麼了不起的事情，但三兩天來，我的精神非常愉快，彷彿我的痛苦忽然減輕了一半。

三天以後，我祕密地去拜訪那位曉大義的老漢胡閻長，寒暄了幾句之後，他從炕席底下拿了一張紙條遞給我，紙條上面一開首是寫的我的名字，我還記得一字不錯，下面是這樣寫

的——

「謝謝你搭救我的生命。你既不否認你是中國人，證明你還沒有全忘記你的祖國，你救了一個中國人，是你的義務，當然你也不會希望我的報答。不過我現在我可坦白的告訴你，我並不像日本人眼中那樣傻，我幹的是頂聰明的職業，如果你有求我的地方，除了金錢而外，我都可以替你辦到的。你的信放在胡閻長這裏就行，我有辦法看到它。」

下款寫着王堯。王堯？他無論寫甚麼名子，我知道他一定是一個莊家人，同時，我也知道他幹是甚麼職業。他說，除了金錢而外，無論求他甚麼，都可以替我辦到，那真是再好沒有了，想不到，我還有出頭露面的一天哪。

你知道，我的性子很急，當下就寫一封信留在胡閻長家里，僧大致這樣寫幾句話：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幹的甚麼職業我也知道。你能瞭解我，自然你更能諒解我。昨天我搭救了你，現在我反求你來搭救我了，越快越好，你是我的唯一的救星！」

臨走的時候，我再三囑咐那個老漢，千萬可別把這信弄丟了。

過了兩天，我偷偷地到胡老漢那裏去聽信，他告訴我說，昨天晚上那個姓王的莊稼人來了，看了我的信，他很高興。走的時候他對胡老漢說：

「明天太陽落山的時節，叫他在村頭那棵老槐樹下等着好啦。」

事情是意外地順利，我剛到老槐樹下不過五分鐘，他就來了，這完全是另一個人——這個做小生意的。

「啊，你——」我興奮死了，我簡直像探險家發現了他的目的時候那樣狂呼起來。但是，立刻被對方沉重的手勢打斷了。

「走罷，朋友。」

於是，他像一塊磁石似的把我吸走。他那一雙神祕的，夜鶯般的眼睛，不住地打量我，搜查我。他那冷冰冰的長臉，簡直把我一肚子的傾述，都凝結在喉嚨裏了。我的熱情，也陡然低降下去。

像行屍似的跟在他的後邊。天，越升越黑了，同時，因為進了山，路也崎嶇起來，到後

來，我使一陣陣地起了疑心：這傢伙不會把我引進虎穴裏去嗎？

心裏那末想，兩條腿却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向前走……他簡直像一塊磁石，把我活活地吸住，想跟他分離開都不可能啊。

我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混身全是汗，衣裳也濕透了。我的嘴更乾渴得要死。

翻下山，在那黑如鍋底的山窪裏，閃動着螢火蟲似的幾點燈火，它給我一個希望，但這希望又給我帶了疲倦。

我的猜測很不錯，迎面已經有夜哨問我們要口令。

「必勝！」王驍大聲地回答着。隨後他便唱歌似的對我說：

「朋友，到家了——」

「你的家嗎？」我問。

「不，我們……」

一邊愉快地說着，一邊掣住我的手向大門裏走。把門的武器兄弟做了個禮說：

「偵探隊長回來啦——」

「同志，謝謝你們的關心。」

這下我才和道，原來他真是個間諜呀。日本人自以為聰明，歸終還是被傻子騙了，若是那個安達大尉知道真象，他真的會氣得發瘋的。

走進一間比較整齊的房子，我同王堯立刻被許多官佐圍住，一種突如其來的歡騰，像把我推進狂蕩的海潮裏。與其說我像個傻子，還不如說我像尊木偶更恰當些。我看不清楚人家的動作，也聽不清楚人家的話。我非常難堪——你想，像我這樣的人，還值得人家那樣的歡迎嗎？——假如房子裏有個洞，我真想鑽進去。那種狼狽的模樣，我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可笑呢。

經過王堯的一番介紹，大家便圍住一張大圓桌子坐下，我坐在那位軍長的對面，他的樣子很和藹，他問我一句，我答一句，結果，把我的身世，過去的不幸，和今後的希望全說出來了。最後那位軍長說：

「我們非常敬佩你，你的勇敢，你的忠心，祖國不會辜負你的，我馬上就給洛陽長官部拍電報，他們一定表揚你，讓全國人都知道你的名子。你在敵軍工作很久，對於敵情當然很知悉，休息幾天，可以開始協助王偵探隊長工作。你們倆可說是患難兄弟了，以後更要患難與共，甘苦共嘗，希望你們永遠合作，一直到祖國獲得最後勝利爲止！」說到這他先站起來：「你們倆很辛苦了，請休息罷。其餘的話，我們明天再談。」

說起來，那真是一個妙手回春的良方，只幾句話，立刻把我二十幾年不堪就藥的痛苦完全根除！但是當場我却不能制止地哭起來，我哭得是非常痛快呢，你相信嗎？

我沒有第二個念頭了——父母，親人，故鄉的海岸，碧油油的大海，以及從岸脚跳起的狂笑的浪花，……都不能誘惑我，迷戀我。我只想到一個死，那死絕不是愚昧的自殺，而是以死報效祖國。

這是祖國給我的溫情，超過了我的父母以及故鄉的一切啊！……

三天以後洛陽的回電來了，決定調我到洛陽俘虜收容所的工作。因爲是上邊的命令，軍

長雖表示不放我走；但也無法留住我。臨別的那天早晨，軍長，王偵探隊長和其他的官佐親身送我上馬。軍長和王偵探隊長都慰勉我說：

「到那裏和這裏沒有差別，那裏是後方，將有更多的人愛戴你，因此，你在工作上更當加倍努力。教育俘虜的工作，比在這裏的工作適宜得多，希望你盡力發揮你的力量罷，祖國是不會辜負你的……」

我真的不願意離開他們，三五天的工夫，他們給予我難以分別的留戀。我雖然知道「那裏和這裏沒有差別」，可是，對於這個分別，總是感到悽愴與茫然。

一位副官陪送我。說起來真湊巧，你猜怎樣呢？在第二天早晨渡河的時候，我在渡船上碰到了我的同鄉蘇慶育，你還記得嗎？他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個比我會忍耐，比我更會在暗地裏嘆氣，和我担任同樣工作的那位伙伴。

當我看着他的時候，他把他的頭埋進懷裏，我沒有看到他的嘴臉，却看到了扣在他的手腕上的手鐐。

兩個武裝同志維護他的左右，你明白嗎？我實在替他慚愧死！

我走到他的面前，爲了免得別人看出我們倆有關係，我故意裝做陌生的樣子問他：

「你到那裏去？」

蘇慶育略略地抬起點頭。臉紅得像一張紅紙似的，用他那嘆氣般的聲音回答說：

「洛陽。」

「我也是到洛陽呢——」

我說完就後悔了，我不該諷刺他，你還記得嗎？過去，我會對他說過「有機會，咱們倆到洛陽去」這句話的。

他果然又把頭埋進懷裏。一直到渡過黃河，上岸分手的時候，我未能看到蘇慶育的臉。這個人我很可憐他，有機會我想找他談談，但現在我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時間過得很快，我來到俘虜收容所將近四個月了。起初，有幾個人當俘虜看待我，甚至還不如俘虜；把我軟禁起來；不給我自由，在食宿上給我許多侮辱。在從前，受到這樣的遭

遇，我會羞憤自殺的；可是這次想都沒有那樣想過，因為一則是我在另一方面接到更多的安慰和同情，一則是我已決心以死報效祖國了。

結果，我的精神戰勝了他們，「正義亦即是真理」這句話是很可靠的。現在我是在「他們」之間站起來了，而且站得很穩，更直。

教育俘虜的工作我已經作了兩個多月了，這工作使我非常愉快，因為現在我不是用欺騙替侵略者「宣撫」祖國的同胞，我是以正義為祖國感化日本的士兵。

對一個新的俘虜，我每次都向他們說這樣的話：

「朋友，日本和中國人沒有仇恨，中國人民對來日本人民始終是好感的。中國要打擊的是日本軍閥，而不是日本軍閥指揮刀趨使下的士兵——日本農工大眾。日本軍閥大批地屠殺中國俘虜，而中國反而同情你們，敬重你們，優待你們這不單是限於國際公法，主要的是因為：我們同樣是被日本軍閥壓迫着的兄弟……」

現在在後方工作並不用着甚麼勇敢，我只有忠心就够了。

忠心是我的義務，我絕不希望誰給我表揚我的名子。

但是，我希望你把你的名字記在手冊上罷，無論你走到那裏，我都期待着你的指教。
你還記得嗎？我的名字是遇崇澆。

四〇年一月重慶

——文學月報——

小 說 五 年

◎ 著名選集之四 ◎

月光下

主編者

葛斯永
徐霞村
楊祥生

出版者

上海漢口路
同安大樓一一〇室
建國書店
分店 重慶林森路

經售者

上海漢口路四四一號
青年圖書社
同安大樓一一〇室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滬初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7190B

上海
書局
內
卷

上海舊書店

內 冊數
售價 0.20

6010667

冊數
售價 0.20